



太平御覽卷之五百

樂部

歌二 上 空 六

家語曰孔子厄於匡危調子路曰夜歌子和汝子路彈瑟而歌孔子和之曲終匡人解甲

又曰孔子相魯齊人患其將霸欲敗其政乃選好女子八十人衣以錦文而舞容璣及文馬四十季桓子受女樂君臣荒淫三日不聽國政郊又不致膳祭肉也俎於大夫孔子遂行作歌曰彼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人之請可以圮政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呂氏春秋曰管子得於魚魯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送

之齊皆謳歌而引管子恐魯之止而殺已也欲速至齊因  
謂役人曰我為汝歌汝為我和其和適宜走役人不倦而  
取道甚遠管子可謂能因矣役人得其所欲已亦得其所  
欲以此術也是用萬乘之國其霸猶少

又曰周申喜亡其母聞乞人歌於門下而悲之動於顏色  
自見而問焉何故而乞與之語乃是其母也故父母之於  
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分得同血氣與而異息若菴  
草之有華實樹木之有根心離處而通憂思相感也

又曰禹年三十未娶有行塗山恐時日暮吾娶必有應也  
乃有白狐九尾而造禹禹曰白者吾服也九尾其政也塗  
山歌曰綏綏白狐九尾翩翩成家成室我都彼昌禹因娶

### 塗山女

吳越春秋曰採葛越之婦人傷越王用心乃作若何之歌  
辭曰嘗膽不苦味若飴我今採葛以作絲

又曰越王入吳與諸大夫別於浙江遂登船徑去中流反  
顧越王夫人乃受船而哭鳶啄江淮之蝦飛去者復來哭  
訖卽亟之以歌其辭曰兩飛鳥兮鳶鳥何居食兮江湖水  
中蟲兮日蝦去復反兮嗚呼始事君兮去家中我命兮君  
都中年過兮何辜離我國兮入吳妻為婢兮夫為奴歲迢  
迢兮難極冤痛悲兮心惻嗚呼哀兮不食

越絕書曰吳伍子胥走至吳江上見漁者曰來渡我漁者  
知其非恒人也欲往渡之恐衆人知之卽歌而往過之曰

昭昭侵已於施子期甫蘆之子胥從復歌曰心中悲曰已  
施子可渡河不出為船到即載入船而伏

戰國策曰齊人馮驩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笑而  
受之有頃倚柱彈其劍鉞歌曰長鉞歸來食無魚左右以

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復彈其劍鉞歌曰長鉞歸  
來出無車又彈其劍鉞歌曰長鉞歸來今無以為家

魏氏春秋曰阮籍少時遊蘇門山有隱者籍對之長嘯蘇  
門生莞爾而笑籍既降蘇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音乃假蘇

門生之論以寄所懷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  
蕪不見陰光代為雄富貴俯仰間貧賤何必終又歌曰天

地解今六合開星辰實今日月頽我騰而止將何懷

帝王世紀曰舜恭己無為歌南風之詩詩曰南風之時今

可以阜吾人之財兮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人之愠兮

尚書大傳曰維五紀奏鍾石論人聲始教改及乃鳥獸咸

變於前百獸率秋養耆老而春食孤子乃勃然韶樂興於

大麓之野報事還歸二年熒然乃作大唐之歌熒猶灼也

美堯之歌者三年昭然乃知乎王世明有不世之義招為

賓客而雍為主人招雍告樂章名也入始奏肆夏納以

考成始謂尺入時也納請薦獻時舜為賓客而禹為主人

舜既使禹攝天子之事於祭祀避之居樂正道贊曰尚考

大室之義唐為虞賓尚考猶言右考謂往時也大室明堂

室禮先為至今衍於四海行猶益也言舜之禪天下至成

舜賓之也

禹之變垂於萬世之後帝乃唱之曰卿雲爛兮和氣之禮

綬綬兮教化廣遠日月光華旦復旦兮言明明相代八伯咸進稽首

曰明明上天爛然星辰日月光華弘予一人帝乃再歌曰

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從經萬姓凡誠施子論樂配天

之靈遷於賢聖莫不咸聽長乎鼓之軒乎無之精華已竭

褰裳去之於時八風循湧卿雲襲襲蟠龍債信於其歲蛟

魚躍踊於其淵龜魚出其穴遷虞而事夏也

孔叢子曰叔孫氏之車鉏商樵於野而獲麟焉衆莫之識

以為不祥弃之五父之衢井有告曰糜而肉角豈天之妖

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泣曰予之於人猶麟仁獸

出而死吾道窮矣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

### 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又曰哀公使以幣如衛迎夫子而卒不能官故夫子作丘

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山施其阪仁道在邇求之若遠迷而

不復自嬰屯蹇

又曰楚王使奉金帛聘夫子宰予冉有曰夫子之道於是

行矣遂請見問夫子曰太公勤身苦志七十而遇文王孰

與許由之賢夫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善天下

者也然今世無文王之君雖有太公孰識之哉乃歌曰大

道隱兮禮有基賢人竄兮將待時天下如一兮欲何之

說苑曰魯子耘瓜而誤斬其根魯哲怒援大杖擊之魯子

仆地有頃乃蘇蹶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

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歌魯哲聽其歌令  
莊子曰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  
甚憊歌於室不輟

又曰子桑戶孟子及禽張三人相與友有間而子桑戶死  
相和而歌子貢曰臨尸而歌禮乎二子相視而笑是惡知  
乎禮意也

又曰莊子妻死惠子吊之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不哭亦  
足矣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人且偃然寢乎巨室而我哭之  
是不通乎命故止之

又曰曾子居衛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履而歌商頌  
聲滿天地若出金石

夏侯淵辨樂論曰昔伏羲氏因時興利教民田漁天下歸  
之時則有網罟之歌神農繼之教民食穀時則有豐年之  
詠黃帝備物始垂衣裳則有龍袞之頌

古今樂錄曰周文王時鳳凰嚙書而至文王乃作歌

又曰堯郊天地祭神如在座上有饗誨堯曰水方至為害  
命子救之堯乃作歌

又曰帝堯之世民樂無事擊壤之歡慶雲之瑞因以作歌

又曰白日落西山歌者沈攸之發荊州未敗之前思歸京  
師所作歌也

又曰莫愁樂者亦因石城樂而有此歌石城西有女子名  
莫愁善歌謠且石城樂和中有忘愁聲因此歌

又曰秦始皇祠水神有黑頭公從河中出呼始皇曰來受天寶乃與羣臣作歌

又曰昔炎帝時有娥之女覆以玉筐少選視之鸞遺二卵五色北飛逐之不及二女作歌始作北音夏孔甲田於東陽迷入民室主人方乳曰后來大吉或曰不勝之子必有殃孔甲取其子歸曰爲余子誰敢殃之及成人幕動折斧破斬足孔甲爲作破斧之歌始爲東音周昭王征荆辛余靡長且多立爲王右涉漢梁敗王及祭公殞於漢中辛余靡振王北濟又反振祭公周公候之于西翟實爲長公殷愬甲從宅西河追思故處始作西音長公繼是音以處西山蓋四方之歌也

又曰許由者古之貞固之士也堯時爲布衣徒步不與遠方交通衣食財得自足夏則巢居冬則穴處無杯杆每以手捧水而飲之人有見其飲無杯以瓢遺之許由受以操飲畢輒掛於樹枝風吹樹瓢搖動歷歷有聲許由尚以爲繁擾取而棄之以清節約聞於堯堯大其志乃遣使以符璽禪爲天子於是許由喟然嘆曰匹夫結志固如盤石采山飲河所以養性非以求祿位也放髮一優游所以安已不惧非以貪天下也使者有愧還以狀報堯堯知由不可動亦已矣於是許由以使者言爲不善乃臨河洗耳樊堅見由方且洗耳問之耳有何垢乎由曰無垢聞惡語耳堅曰何等語者由曰堯聘吾爲天子堅曰尊位何爲惡之由

曰吾志在青雲何乃劣劣當作九州伍長乎於是樊堅方  
且飲牛聞其言而去耻飲於下流於是許由名布四海堯  
既殂落乃作箕山之歌曰登彼箕山兮瞻望天下山川麗  
崎萬物還晉日月運照靡不記睹游放其間何所却慮嘆  
彼唐堯獨自愁苦勞心九州憂勤后土謂余欽明傳禪易  
祖我樂如何蓋不盼顧河水流兮綠高山其瓜施兮棄錦  
蠻高林肅兮相錯連居此之處傲堯君其後許由死遂葬  
于箕山

又曰周太伯者周太王古公之長子也古公有子三人長  
者太伯次者虞仲少者季歷季歷之子昌昌即文王也古  
公寢疾將死國當有傳心欲以傳季歷乃呼三子謂曰我

不起此病繼體興者其在昌乎太伯見太王傳季歷於是  
太伯與虞仲俱去被髮文身以變形託爲王採藥後聞古  
公卒乃遠犇喪哭於門外示夷狄之人不得入王庭於是  
季歷謂太伯長子也伯當立何不就太伯曰吾生不供養  
死不飯含哭不臨棺不孝之子焉得繼父乎斷髮文身刑  
餘之人也戎狄之民也三者除焉何可爲君矣季歷垂涕  
而留之終不肯止遂委而去到江海之涯吟咏優游仰覽  
俯觀求膏腴之處適于吳率以仁義化爲道德荆越之人  
移風易俗成集韶夏取象中國乃太伯之化也是後季歷  
作哀慕之歌章曰先王既徂長賢異都哀喪腹心未寫中  
懷追念伯仲季我何如枯桐萋萋生於道周宮館徘徊臺

閣既除何為遠去使此空虛支骨離別垂恩南隅瞻望荆  
越涕泗交流伯兮仲兮逝彼來遊自非二人誰訴此憂  
又曰拘姜里者謂紂拘文王於姜里也文王亦能政時候  
修道德百民親附文王有子其二子皆聖於是時崇侯虎  
與文王列為諸侯德不及文王常疾之乃譖文王於紂曰  
西伯昌聖人也長子發仲子曰皆聖三聖合謀將不利於  
君君宜慮之紂曰冠雖敝宜加於上履雖新宜處於下文  
王雖聖安可尅我崇侯譖文王至十紂用其言乃徙文王  
於羑里欲殺之於是文王四臣太顛宏夭散宜生南宮适  
之屬往見文王文王為贖反目者紂之好色也拊桴其腹  
者言欲得奇寶也蹠躐其足者使疾迅也於是乃周流海

內經歷風土得美女二人水中大寶白馬朱鬣以獻於紂  
陳其中庭紂見之仰天而嘆曰嘻哉此誰寶散宜生趨而  
進曰是西伯之寶以贖刑罪紂曰於寡人何其厚也立出  
西伯紂謂宜生譖岐侯者長鼻決耳也宜生還以狀告文  
王乃知崇侯虎譖之文王在羑里時演八卦以為六十四  
作鬱厄之辭據於后困於蒺藜乃由憤作歌章曰殷道溷  
溷浸濁煩兮丹紫相合不分別兮迷亂聲色信諛言兮闇  
闇之虎使我騫兮幽閉牢獄誰其言兮無辜桎梏誰所宣  
兮遘我四人皆憂勤兮得此珍玩且解大患兮倉皇迄命  
遺後昆兮作此象變兆在昌兮欽承祖命天下不喪兮遂  
臨下土在聖明兮討暴除亂誅逆王兮

又曰莊周者齊人也明篤學術多所博達進見方來却覩  
未發是時齊湣王好為兵事習用干戈莊周儒士不合於  
時自以不用行欲避亂自隱於山岳後有達莊周於湣王  
遣使齎金百鎰以聘相位周不就使者曰金至寶相尊官  
何辭之為周曰君不見夫郊祀之牛衣之以朱綵食之以  
禾粟非不樂也及其用時鼎鑊在前刀俎列後當此之時  
雖欲還就狐犢寧可得乎周所以飢不求食渴不求飲者  
但欲全身遠害耳於是重謝使者不得已而去後引聲歌  
曰天地之道近在胸臆呼噏精神以養九德渴不求飲飢  
不索食避世侯道志潔如玉卿相之位難可宜當岩岩之  
石幽而清涼枕塊寢處樂在未央寒涼回固可以久長

揚泉物理曰始皇起驪山之冢使蒙恬築長城死者相屬  
民歌曰生男慎勿舉生女哺用哺不見長城下尸屍相支  
柱

世說曰晉武帝問孫皓聞吳人好作酒汝歌頗能正  
飲酒因舉觴勸帝而言曰昔與汝為鄰今為汝作臣上汝  
一盃酒令汝壽萬春帝悔

琴操曰王昭君齊國王棄女漢元帝時獻入後宮帝以妻  
單于昭君心念鄉土乃作怨曠之歌曰秋木萋萋其葉萎  
黃有鳥爰止集于苞桑旣得非雲雀惟房志念幽沉不  
得頡頏我獨伊何改往變常翩翩之鸞遠集西羗高山不  
裁河水泱泱嗚呼哀哉憂心惻傷

前  
太平御覽卷之五百七十二

持照宋本校計八百

太平御覽卷之五百七十二

樂部十 上空一

歌三 上空五

山海經曰夏后開上三嬪于天德九辨與九歌以下馬開  
始歌九招招於穆之野美人於天帝上帝俊八子是始為  
歌帝俊即帝舜也

大元真經茅盈內記曰秦始皇三十年九月庚子盈曾祖  
於華山之中乘雲駕龍白日昇天是時其邑謠歌曰神仙  
得者茅初乘駕龍昇天入秦清時下神州戲赤城繼世而  
往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始皇聞謠歌乃有尋仙之  
志因改臘曰嘉平

楚詞曰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敬鬼神好夜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見俗人祭祀之禮其辭鄙陋為作九歌之曲

風俗通曰張仲春武帝時人也善雅歌與李延年並時每奏新歌莫不稱善然不知休息終至于敗亡以論人之進退當有節奏

又曰百里為秦相堂上作樂所賃澣婦自言知音呼之援琴撫絃而歌曰百里奚初娶我時五羊皮臨當別行烹乳雞今適富貴志我為因尋問之乃其妻

世說曰王曇首年十四五便歌諸妓向謝公稱歎王郎能歌謝公甚欲聞之而王既名家年少無由得諸妓又具向

王說謝公意後出東府土山上作伎王時作兩丸髻著袴褶騎馬住上山下庾家墓林中作一曲歌于時秋月王因舉頭看此林卒曲便去土山上妓白謝公曰此是王郎歌也

說苑曰襄城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璣劍履跨馬立乎流水上楚大夫莊辛過而說之曰臣願把君之手其可乎襄城君忿然作色而不言莊辛遂延而稱曰君獨不聞夫鄂君方乘肯翰之舟張翠羽之蓋會鍾鼓之音越人擁織而歌曰今夕今舉舟中流今日何日今得與同舟山有樹兮木枝心說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乃舉綉被而覆之三輔決錄曰梁鴻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歌曰遵彼此印

今噫顧瞻帝京今噫宮闕雋鬼今噫民之劬勞今噫遼遼  
未央今噫肅宗聞而悲之求鴻不得

劉向別錄曰漢興已來善歌者魯人虞公發聲清哀蓋動  
梁塵受學者莫能及也

石崇楚妃歌辭序曰楚妃歎莫知所由楚之賢妃能立德  
著勲垂名於後者唯楚姬焉故為辭

襄陽耆舊傳曰宋玉識音而善文襄王好樂而愛賦既美  
其才而憎以似屈原也乃謂之曰子盍從楚之俗使楚人

貴子之德乎對曰昔楚有善歌者王其聞歎始而曰下里  
巴人唱而和之者數萬人中而曰陽阿採菱國中唱而和

之者數百人既而曰陽春白雪朝日魚離含商吐角絕節

赴曲國中唱而和之者不過數人蓋其曲彌高而其和者

彌寡

穆天子傳曰宴西王母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為天子歌曰

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  
復來天子答曰予歸東土和洽諸夏萬民平均吾願見汝

比及三年將復其野

又曰天子東遊於黃澤宿於曲洛洛水之曲也使宮樂謠曰黃

之池其馬歎沙音普黃之澤其馬歎玉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降命侍女安法嬰歌玄雪曲曰大象

雖云寥我把天地披雪音凡染虛輿儵忽適下土秦直虛中唱

始知風塵若願神三日中若精六閣下上元夫人自彈雲

林之瓊鴻鴻玄駭洞清音零明乃奏步玄曲其辭曰黃陟貞  
道騰步登天霞負笈造天闕借問太上家忽遇紫微圃真  
人列如麻流星清颺起雲蓋映朱葩蘭房闕林闕碧室起  
瓊沙丹臺結空構曄曄生露華誰言終有終扶桑不為查  
王母命侍女田四非答歌其辭曰晨登太霞宮浥此玉蘭  
水夕入玄圃國採藥移琅玕濯足瓠瓜河織女並津盤立  
日吐納抱景雲味之當一飡朝發汗漫府暮宿勾陳垣莫  
與世人說行尸言此難

列女傳曰趙簡子南擊楚津吏醉臥不能渡召欲殺之津  
吏女娟持楫而前曰昔父聞君東渡不測之水恐風波之  
起故禱江淮之神不勝巫祝杯酒飲沉醉至於此矣妾願

躬易父之死簡子將渡用楫少一人娟願備負遂與渡中  
流奏阿激之歌歌曰昇彼阿兮西觀清水揚波兮查冥禱  
求福兮醉不醒誅將加兮妾心驚蛟龍助兮主將歸呼來  
掉兮行勿疑簡子大悅立為夫人

文士傳曰太祖雅聞阮瑀辟之不應連見逼乃逃入山中  
使人焚山得瑀送至召入太祖時征長安太延實怒瑀不  
與言使就伎人入列瑀善解音能鼓琴撫絃而歌曰奔奔  
天門開大魏應期運清蓋巡九州在東西人怨士為知己  
死女為悅者玩恩義苟潛暢他人焉能亂為曲既捷音聲  
殊妙太祖大悅

淮南子曰歌採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延露陵陽非歌

拙也聽各異也

又曰甯戚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為商旅將任車載也任車載以商於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甯戚飯牛車下望見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曰南山粲白石爛短褐單裳長止止胔生不逢堯舜禪終日飼牛至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

又曰易道良馬使人欲馳飲酒而樂使人欲歌

燕丹子曰荆軻入秦不擇日而發太子與知謀者皆素衣冠送之於易水之上荆軻起為壽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高漸離擊筑宋意和之

孟子曰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濁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哉

韓子曰宋玉築武宮謳唱行者心歡築者不倦王召賜之對曰臣師射矚之謳賢於臣召使之謳行者不止築者甚倦王推問對曰臣師度其功美四板射矚八板甚堅美五寸射矚二寸

列子曰林類年且百歲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隴端面之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兩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

逸士傳曰堯時有八九十老人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

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

列女傳曰魯寡陶嬰者少寡養幼孤無強昆弟紡績為產

魯人聞其義將來之嬰聞作歌曰黃鵠之早寡兮七年不

雙宛頸獨宿兮不與衆同夜半悲鳴兮想其故雄天命早

寡兮獨宿何傷寡婦念此兮泣下數行嗚呼悲哉兮死者

不可忘飛鳥尚然兮况於貞良雖有賢匹兮終不重行

韋昭洞歷記曰紂無道比干知極諫必死作秣馬金闕之

歌

西京雜記曰高帝令戚夫人歌出塞望歸之曲侍婢數百

皆為之後宮齊唱聲入雲霄

又曰賈佩蘭說在宮中時常以絃管歌舞相娛競為奴服

以趨良時十月十五共入靈女廟吹笛擊筑歌上云之曲

而相連臂踏地為節歌赤鳳來也

洞真記曰漢武帝使董謁乘浪霞之輦以昇壇候王母王

母至與宴歌奏春歸之樂謁乃聞王母歌聲而不見其形

歌聲逸梁三匝乃上旁梁草樹枝皆動歌之感也

張華博物志曰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而辭歸青

餞於郊乃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譚乃謝求返歸

幸氏三秦記曰隴右西開其阪紆迴不知高幾里欲上者

七日越高處可容百餘家下處數十萬止有清水四注流

下倍歌曰隴頭流水鳴聲幽噎遙望秦川心肝斷絕

黃開武陵記曰有綠羅山側岩垂水懸蘿百里許得明月

池碧潭鏡澈百尺見底素岩若雪松如插翠流風叩阿有  
絲桐之韻土人爲之歌曰仰茲山兮迢迢層石構兮蹇哉  
朝日麗兮陽岩落景梁兮陰阿彰壑兮生音吟籟兮相和  
敷芳兮緣林恬淡兮潤波樂茲潭兮安流緩擢兮咏歌  
宜都山川記曰峽中猿鳴清山谷傳其響泠泠不絕行者  
歌之巴東三峽猿鳴三聲淚沾衣

鄭縉之東陽記曰歌山在吳寧縣故老相傳云昔有乘車  
從下過見一女子汲乃登此山負水行歌甚善而莫知所  
由故名歌山

劉欣期交州記曰俗好鼓琴牧豎於野澤乘牛唱遼遼歌

歌曲說牛力強  
耕其輕重重也僮僕於月下撫發烈謠以今美歌

魏太山秦州記曰隴西郡隴山其上懸泣溜於中嶺泉亭  
因名萬石泉泉溢漫散而下溝澮皆注有人昇此而歌

紀義宣城記曰臨城縣南三十里有益山登百步許有舒  
姑泉俗傳云有舒氏女未適人與其父採薪於此女坐泉  
處牽挽不動遽告家此還唯見清泉湛然母云女好音樂  
乃作絃歌泉湧迴流雙鯉赴節

盛弘之荊州記曰臨賀馮乘縣有歌父山傳云有老人不  
娶室而善歌聞者莫不灑淚年八十餘而聲逾妙及病將  
因命鄉里六七十人與上山穴中隣人辭歸老人歌而送之  
聲振林木響遍行雲餘音傳林數日不絕

太平御覽卷之五百七十二

據宋板舊抄本校 計其葉

太平御覽卷之五百七十三

樂部十一 上空

歌四 上空五

司馬相如琴歌曰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索我凰時  
未遇今無所將何悟今夕昇斯堂有艷淑女在此房室邇  
人遐毒我腸何緣交頸為鴛鴦

崔琦四皓頌曰昔商山四皓者蓋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

公東園公是也秦之博士遭世闇昧道滅德消玩黜儒術

詩書是焚於是四公退而作歌曰漠漠高山深谷逶迤曄

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何歸駟馬高蓋其憂甚

大富貴畏人今不如貧賤之肆志

曹植嘗為琴調曰予嗟此轉夙夜無休閑東西經七陌南  
北越七阡願為林中草秋隨野火燔燼滅豈不痛願與株  
葉連

司馬相如美人賦曰有女獨處婉然在牀奇葩逸麗素姿  
艷光觀臣微笑而言曰上客何國之君子無乃遠乎遂設  
旨酒進鳴琴玉釵挂臣冠羅袖拂臣衣撫絃而為幽蘭之  
曲女乃歌曰獨處室兮廓無依思佳人兮傷情悲彼君子  
今來何遲日將暮兮華髮衰

魏文益繁欽書曰守宮王孫世有女曰瓊姑年九歲夢與  
神通寤而悲吟哀聲急切體若飛仙于今十五是日戊午  
祖于此園博延衆賓迭奏名倡世女頌史而至厥狀甚美

於是振袂徐進揚蛾微眇衆倡騰遊羣賓失席然後修容  
飾粧改曲變席激清角揚白雪接孤聲赴危節於是鄉風  
振條飛霧成霜可謂聲協鍾石氣應風律網羅韶護囊括  
鄭衛者也

繁欽戕與魏文帝曰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能喉嚨引  
聲與葭同音自上呈見果如所言即日使其觀試乃知天  
壤之所誠有自然之物也潛氣內轉哀音外激大不抗越  
細不幽散聲調美曲常均

國史補曰李袞善歌於江外而名動京師崔昭入朝密載  
而至乃邀致賓客請第一部樂及京師之名倡以為盛會  
給言表弟請登末座令袞被衣而出滿座皆笑少頃命酒

昭曰請表弟歌座中又笑及喉轉一發樂人皆大驚曰是李八郎也乃羅拜之

樂府雜錄曰踏搖娘者生於隋末夫河內人醜貌而好酒常自號郎中醉歸必毆其妻妻色美善歌乃自歌為怨苦之詞河朔演其曲而被之管絃因寫其夫妻之容妻悲訴每搖其身故號為踏搖娘近代優人頗改其制度非舊旨也

又曰開元中有人許子和者本吉州永新縣樂家女也開元末進入宮因以永新名之籍於宜春院既美且惠善歌能變新聲韓娥李延年歿後十載曠其人至永新始繼其能遇高秋朗月臺殿清虛喉轉一聲響傳九陌明皇嘗獨

召李謨吹笛逐其歌曲終管裂其妙如此一日賜大脯於勤政樓觀者數十萬眾誼譁聚語莫得聞魚百戲之音上怒欲罷宴高力士奏請求新出樓歌一曲必可止喧上從之永新乃撩髮舉袂直奏慢聲至是廣場寂寂若無一人噫者聞之血湧愁者聞之腸絕自漁陽之亂六宮星散永新為一士人所得韋青避地廣陵因月夜憑欄於小河上忽聞舟中唱水調者曰此永新故歌也乃登舟省之因與永新對泣久之青始晦其事後士人卒與其之京師終於狡叙間

又曰古之能者即有韓娥李延年莫愁莫愁者女子也樂府詩云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船子打兩株權送莫愁來善歌者必先調其氣氤氳自臍間發

至喉乃噎其詞卽分抗墜之音既得其術卽可致遏雲響谷之妙也

又曰大曆初有才人張紅者本與父唱歌丐於衢路因過

將軍韋青所居在昭國坊南門也青於看街窓中聞其歌喉嘹亮

仍有美色卽納爲姬其父亦舍於後戶優給之乃自得其

藝穎悟絕倫當有樂工自撰一曲卽古曲長命西河女也

加減其節奏頗有新聲未進間先印可於青青潛令紅於

屏風後聽之紅乃以小豆數合以記其節拍樂工歌罷青

因入問紅何如紅曰已唱得矣青出給云某有女子弟久

曾唱非新曲也卽令隔屏唱之一聲不失樂工大驚異遂

請相見歎伏不已乘云此曲先有一聲不穩今已正矣彙

達上聽翌日召入宜春院寵澤隆異宮中號爲記曲娘子

尋爲才人一日內使奏韋青卒上告紅紅乃於上前嗚呼

奏云妾本風塵丐者一旦老父死有所歸致身入內皆自

韋青妾不忍忘其恩一慟而絕上嘉歎之久之卽贈昭儀

韋青者本土人也嘗自爲詩云三代掌綸誥一身能唱歌

青官至金吾將軍

明皇雜錄曰唐玄宗自蜀回夜闌登勤政樓憑欄南望煙

雲滿日上因自歌曰庭前琪樹已堪攀塞外征夫久未還

蓋慮思道之詞也歌歇上問有舊人乎建明爲我訪來

日力士潛求於里中因召與同至則果梨園子弟也其夜

上復與乘月登樓左右唯力士及貴妃侍者紅桃在焉遂

命歌涼州詞貴妃所制上親御玉笛為之侍曲曲罷相觀  
無不掩泣上因廣其曲今涼州傳於人間者益加怨切焉  
又曰樂工李龜年恃恩遇於東都大起第宅僭侈之制逾  
於公侯宅在東都通遠里中制度甲於都下今裴晉公移  
別墅號綠野堂也其後龜年流落江南每遇良辰勝景常為人歌  
數闕座客聞之莫不掩泣而罷

劉叔敬異死曰臨川聶包死數年忽遇南豐相沈道襲共  
飲其歌笑甚有倫序每歌云花盈盈正聞行當歸不聞死  
復生

祖台志怪曰建康小吏曹著見廬山夫人夫人命女婉出  
著相見婉見著忻悅命婢瓊林令取琴出婉與而坐之

撫琴歌曰登廬山兮鬱差哉晞陽風兮拂紫霞招若人兮  
濯靈波欣良會兮暢雲柯彈鳴琴兮樂莫過歌畢婉便還  
去

搜神記曰淮南王安設厨宰以候賓客正月上旬有八老  
公詣門求見王曰郡娥子復求也公知不見乃更形為八  
童子王更見之盛禮設樂以享八公接棊而絃歌曰明明  
上天照四海今知我好道公來下今公將與余生羽毛今  
升騰青雲蹈梁甫今觀見三光過北斗今驅乘風雲使玉  
女今今所謂淮南操是也

幽明錄曰句章人至東野還暮不至門見路傍有小屋燈  
火因投寄宿有一小女不欲與丈夫共宿呼鄰家止宿女

自伴夜共彈琴坐篋至曉此人謝去問其姓字女不答彈絃而歌曰連綿葛上藤一援復一絙欲知我姓名姓陳名阿登

又曰吳縣費升為九里亭吏向暮見一女從郭中來素衣哭入埭向一新塚哭曰暮不得入門便寄亭宿升作酒食至夜升彈琵琶令歌女曰有喪儀勿笑人也歌音甚媚云精氣感冥昧所降若有緣嗟我邁良契寄忻霄夢間中曲云成公從儀起蘭香降張碩荀云冥分結纏錦在今夕下曲云佇我風雲會正俟今夕遊神交雖未欠中心已綢繆寢處向明升去顧謂曰且至御亭女便驚怖獵人至羣狗入屋於牀咬死成大狸

搜神記曰吳王夫差小女名玉悅童子韓重韓重乃學於齊魯之間臨去屬其父求婚王怒不與女玉結氣亡葬閭門之外重三年歸聞其死哀慟至玉墓所玉忽見重與言乃左顧宛頸而歌曰南山有鳥北山張羅志欲從君讒言怒多悲結生疾致命黃壚命之不造寃之如何羽族之長名為鳳凰一日失雄三年感傷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嘗暫忘

又曰太康末京洛始為折楊柳之歌有兵車辛苦之辭後楊駿被誅太后幽死折楊之應也

續搜神記曰廬江杜謙為諸暨令縣西山下有一鬼長三丈着赭衣袴布褶在草中拍張又脫褶擲草上作懊惱歌

百姓皆看之

古樂志曰齊歌曰謳吳歌曰歛楚歌曰艷淫歌曰哇歌有

青歌高歌安歌緩歌長歌浩歌雅歌酣歌怨歌勞歌韓詩

者歌食勞振旅而歌曰凱歌堂上奏樂而歌曰登歌亦曰

升歌鼓之善歌者有咸黑帝唐詩善歌者秦青響遏行雲

薛談秦青弟子韓娥齊人餘音達梁三日王豹處於淇而縮駒

處高堂而歌瓠梁南子魯人虞公別錄李延年見漢書古歌

曲有陽陵白露朝日魚麗白水白雲江南陽春淮南駕便

綠水阿阿採菱下理巴陵並見襄陽老舊轉入關葛天氏

見呂氏春秋也唐歌帝警南風卿雲並虞漢歌有大風高祖芝

房白麟朱鳳交門天馬房中已上並文帝盛唐從陽武帝

漢書瓠子河所觀帝觀決玄雲少雲賦王母歌見古樂府有青行

艷歌行長歌行短歌行魏武帝朝歌行怨歌行前緩聲歌行

後緩聲歌行權歌行鞠歌行放歌行蔡歌行陳歌行

又古今樂錄晉宋已後歌曲有淫豫歌揚叛兒歌南齊有

為師入宮童謠呼為扶風歌晉劉百年歌陸機並作白日

楊婆兒婆轉為反扶風歌琨作百年歌陸機並作白日

歌宋沈攸之所作亦日落日九曲歌宋何承採葛婦歌越

人桃葉歌之所作同聲歌衡作碧玉歌晉孫作四時歌出於

子夜歌古有此歌子聲歌悲亦名捉住哀白紵歌起於

作襄陽白銅鞮歌前溪歌沈玩所作軍歎聞歌晉穆帝初

因以為名團扇歌晉中書令王珉與婢芳姿有私愛甚

篤若捶捷之婢素善歌而珉之好提白團扇因見珉之歌

曰白團扇顛顛非昔空羞與即相見願得隨即手因風從  
方便後人因歌之丁督護歌彭城內史徐達之為魯軌所  
殺府內督護丁旡收殞劔之達之妻晉公主呼問事每問  
輒歎息曰丁督護其聲哀切後人因為曲焉懊惱歌崇安  
初人間訛謠之曲又云石崇為綠珠作古有絲布澁難縫  
一曲而已宋太祖謂之中朝曲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七十三

據宋板曰抄本校計六百

太平御覽卷之五百七十四

樂部十二

舞

舞 上空五

毛詩甫申賔之初筵曰舍其坐遷屢舞僂僂則弁之俄屢舞僂

又宛丘東門之粉刺陳公也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  
歌舞於市井爾

尚書曰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舞于羽于兩階干楯羽  
翳也皆舞者之所執也

又顧命曰胤之舞衣在西房孔安國曰胤之所為舞者衣中法制

尚書太僕傳曰惟丙午王建師及鼓譟前歌後舞

禮記曰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

觀其舞知其德民勞則德薄鄭相遠去舞人少也民逸則德盛鄭相去近舞人多也

又曰天子宮懸四面舞行八佾諸侯軒懸三面舞行六佾

大夫判懸二面舞行四佾士特懸一面舞行二佾

又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朱干玉戚冕而舞

大武皮弁素幘褐而舞大夏

又曰夫樂者象成者也象成功而為樂者皆也惣干而山立惣持干楯山立不重

也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志在鷹揚武亂皆坐周

召之治也武亂武之禮也皆坐以象其人無事且夫武始而北出象觀兵盟

再成而滅商成猶奏也再二成而南誅紂已而南也四成而南國

是疆有南國疆界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分陝東西而理六成而復

綴以崇六奏象兵還振旅也復綴反位天子夾振之而四

伐盛威於中國也夾振之者王將夾舞者振木鐸以為節也武舞戰也象四伐者伐四方也每奏

四伐一擊一制為一伐也

周禮曰地官舞師掌教兵舞師而舞山川之祭祀教佻舞

佻者師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

舞旱暵之事四方祭祀謂四望也旱暵之事謂雩也暵炎熱氣也春官樂師掌教國

子小舞謂以幼少時教舞舞內則曰凡舞者有佻舞有皇

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鄭眾云佻舞者金羽舞者折羽也皇舞者以羽帽覆頭上衣飾

裴翠之羽旄舞者旄牛之尾干舞者兵舞也人舞也社稷

以佻宗廟以羽四方以皇辟雍以旄兵事以干星振以人

屬焉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箎有持羽吹箎舞者所謂箎舞文莊世子曰冬學羽箎詩曰左手執箎右手執翟也祭祀則鼓羽箎之舞恒之為節賓饗則亦如之

又曰地官旄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散樂野人為樂之善者也夷樂四夷之樂也

左傳隱公曰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也

又莊公曰王子頹樂及徧舞

又昭王曰晉侯與諸侯宴於温使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高厚之詩不類大夫明高厚高厚逃歸

又隱公曰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舞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

八風也故自八已下公從之

又莊公曰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聞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讐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

論語八佾曰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家語曰子路戎服見孔子拔劍而舞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為質仁以為衛

史記曰沛公項莊入曰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拔劍起舞項伯亦起舞以身蔽沛公

又曰長沙定王發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濕貧國景帝後三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袖小舉手

國字下據宋本校俱雙行小字寫

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臣曰國小地狹不足迴旋帝以武陵桂陽屬焉

又曰師經撫琴魏文侯耽之起舞經怒以琴撞文侯文侯大怒經曰臣撞桀紂之主不撞堯舜之君文侯悅掛琴於

室為戒

又曰孝景皇帝元年制詔御史蓋聞歌者所以發德舞者所以明德高廟史奏文始伍行之舞

漢書曰李陵在匈奴置酒與蘇武別曰異域之人一別長絕陵起舞屬之

又曰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武德者象天下樂已行武以除亂也文始武者本舜韶武也高祖更名曰文始

武字下曰抄  
本空一格

士不相襲也

又曰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兄弟延年之音善歌舞延年

侍上起舞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

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嘆息曰世豈

有此人乎平陽公因言延平女弟上召見寶妙麗善舞由

是幸生昌邑哀王

又曰趙飛鸞體輕能掌上舞

又曰平息侯許伯入第丞相已下皆賀酒酣樂作少府檀

長卿起舞為沐猴與狗鬪一坐皆笑蓋寬饒効之長卿為

列卿而為沐猴舞失禮許伯為謝乃解

漢書曰光武平隴蜀增廣郊祀高皇帝配食樂奏清陽朱

明西皓玄冥宜雲翹育命舞北郊及祀明堂並奏樂如南郊  
迎時氣伍郊春歌秋青陽夏歌朱明並舞雲翹之舞秋歌西  
皓冬歌玄冥宜並舞育命之舞季夏歌朱明兼舞二舞

又曰蔡邕坐上章事徒及歸將就還路伍原太守王智餞  
之酒酣智起舞屬邕邕不為報智者中常侍王甫之弟智  
街之密告邕怒於囚放謗朝廷邕慮卒不免禍乃亡命江

海遠迹吳會

魏智曰陵統怒甘寧殺其父操寧常備統不與相見權亦  
命統不得讐之嘗與呂蒙舍會酒酣乃以劍舞寧起曰寧  
能雙戟舞蒙曰寧雖能未若蒙上之也因操劍持楯以身  
蔽之後權知統意因令寧將兵徒也中洲

又曰陸遜破曹休上與羣僚大會酒酣命遜舞解所着白  
牕子裘賜之

又曰陶謙為舒令郡守張磐謙耻為之屈磐舞屬謙謙不  
為起強之乃舞舞不轉磐曰不當轉耶曰轉則勝人

宋書樂志曰鞞舞之曲由來未詳所起漢代已於燕亭用之矣  
故曹植鞞歌漢靈帝時有李堅者善鞞舞遭亂播遷帝聞  
其舊技召之堅既中廢兼古曲多繆故知異代之文未必  
相襲也

後魏書曰稽康生性氣麗武元憚之康生知之懼不安肅  
宗廟太后於西林園宴文武坐酒酣送舞次至康生乃為  
力士舞及於折旋每顧視太守舉手踏足瞋目顧首為殺

轉之勢太后解其意而不敢言

唐書馮定為太常少卿文宗每聽樂鄙鄭衛聲詔太常習

開元中霓裳羽衣舞以雲韶樂和之舞曲成定惣樂工閱

於庭定立於其間文宗以其端凝若植問其姓氏翰林學

士李珣對曰此馮定也太宗喜問曰豈非能為古章句者

也乃召升階文宗自吟定送客江西詩吟罷益喜因賜禁

中瑞錦仍令大錄所著古體詩以獻

晉中興書曰殷融弘遠為司徒在西屬飲酒喜舞終日嘯

咏未嘗以事務為懷

齊書永明中舞人冠幘正簪筆武帝曰簪筆蓋以記事受

言舞不受言何事簪筆豈有服朝衣而足恭謙於是去筆

江表傳曰孫權請顧雍父子及孫譚為選曹尚書見任貴

重是日孫權極忻譚醉酒三起舞舞又不知止雍內怒之

明日召譚呵責之曰君王以舍垢為德臣下以恭謹為節

何有舞不復知止雖為酒後以為恃恩謙虛不足損吾家

者必汝也

何承天三代樂序云正德大悅舞蓋出於三容樂然則其

聲節有古之遺音者也

魏名臣奏王朗表曰凡音樂以舞為主自黃帝雲門至周

大武皆太廟舞樂所以樂君臣之德舞所以象君之功

淮南子曰令鼓舞者繞身若還曾繞摩以宣地扶於阿那

動容轉面轉更夜面便娟擬神若秋葯被風葯白芷香草

竟更為也也被風言其

弱髮若結旌卷而復舒駛馳若驚

周穆王傳曰有偃師者縛草作人以五彩衣之使舞王與美人觀之草人以手招美人王怒

國史補曰于司空因韋太尉奉聖樂亦撰順聖樂進之每宴必使奏之其曲將半行綴皆伏而一人舞於中央幕中

韋綬笑曰何用窮兵黷武獨舞雖恢諧必有為也

山海經曰形夭與帝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為目以齊為口操于戚以舞

又曰帝後八子始為舞

五經通義曰王者之樂有先後者各尚其德也以文得之先文樂特羽毛而舞以武得之先武樂持朱于玉戚所以

增威武也戚斧干楯也玉旺其仁當尚德行以斷斬也

又曰東夷之樂持矛舞助時生也南夷之樂持羽舞助時

養也西夷之樂持鉞舞坐時殺也北夷之樂持干舞助時

藏也

蔡邕月令章句曰天子省風以作樂舞所以節八音而行

八風天子八佾諸侯六佾大夫四佾佾列也每佾八人每

服冕而執戚有俯仰張翕之容行綴長短佾八人

歌王者之功也人之動而有節者莫若舞所以因陽氣而  
達物也

續搜神記曰榮陽人姓何忘其名有名聞士也荊州辟為  
別駕不就隱避養志嘗志田舍收穫在場上忽有一人長  
一丈黃踈單衣角巾來詣之翩翩舉其兩手並舞而來語  
何云君嘗見韶舞否且舞且去尋逐徑向山山有穴裁容  
人即入穴何亦隨之見有良田數十頃遂憚作以為世業  
子孫于今賴之

搜神記曰太康中天下為晉世寧之舞其舞抑手以執杯  
盤而反覆之反覆至危也杯盤酒器也而名晉世寧者言

時人苟且酒食之間而其智不可及遠如器在手也

英雄記曰建安中曹操於南皮攻袁譚斬之操作鼓吹自

稱萬歲於馬上舞十二年攻烏躡頓一戰斬躡頓首繫馬

鞍於馬拊舞

三巴記曰開中有渝水賓民銳氣喜舞高祖樂其猛銳數

觀其舞使樂人羽之故名巴渝舞

韓子曰長袖善舞多財善賈

王子年拾遺記曰燕昭王即位二年廣延國來獻善舞者

二名一名旋波一名提漢並玉質凝膚體輕氣馥綽婉妙

絕曠古無論或行無迹影或經年不饑昭王處以

單綃華

幄飲以瑞琰之膏餉以丹泉之粟王登崇霞之臺乃召二

人在側時香風欻起二人徘徊翔轉殆不自支王以纓綏

屬拂之背舞容冶妖麗靡若鸞翔而歌聲輕下乃使伶人

代唱其曲清響流韻雖迭梁動木足加焉其舞曲一名縈

塵言體輕與塵霧相亂也次日集羽言婉轉若羽毛之從風也末曰有懷言支體緬曼若入懷袖也

晏子春秋曰晉欲攻齊使范昭往觀之景公觴之范昭請公之弃酌公曰諾告侍者酌樽進之晏子曰撤樽更之范昭起舞太師曰我不習昭曰調成周之樂吾為之舞太師曰瞑臣不習范昭趨而出公問晏子晏子曰昭非不知禮也欲慚吾君臣公問太師太師曰成周之樂天子樂范昭人臣而舞之臣故不為昭歸報晉平公曰齊未可伐也吾欲慚其君欲犯其禮而太師識之

呂氏春秋曰陶唐氏陽多滯伏民氣壅闕故為舞以宣導之

樂苑曰羽調有柘枝曲商調有掘柘枝此舞因曲為名用二女童鮮衣帽施金鈴并轉有聲其來也於二蓮花之中藏之花折而後見對舞中之雅妙者也

明皇雜錄曰開元二年上於梨園自教法曲必盡其妙調之皇帝梨園子弟明皇在位嘗令教舞馬四百疋分為左右部目為某家寵某家嬌時塞外亦以善馬來貢者律之教習無不曲盡其妙因命衣以文繡絡以金鈴飾其鬣間雜以珠玉其曲謂之傾盃樂者數十曲奮首鼓尾縱橫應節又施三層板床乘馬而上并轉如飛或命壯士舉一榻馬舞於榻上樂工數十人立於左右前後皆衣以淡黃衫文玉帶必求少年而姿貌美秀者每千秋節嘗命舞於勤

政樓下其後明皇既幸蜀舞馬亦散在人間祿山嘗觀其舞而心愛之自是因以數十疋置於范陽其後轉為由承嗣所得而承嗣不知雜於戰馬置之外棧忽一日軍中大享士樂作馬舞不能自止廝養輩謂其妖擁篲以擊之馬謂其舞不中節抑揚頓挫尚存故態廐吏遂以為怪白承嗣承嗣命箠之甚酷馬舞益整鞭逾加終斃於櫪下時人亦有知其舞馬者俱田暴逆而不敢言

又曰至德中明皇復幸華清宮父老奉迎壺漿塞路時上春秋已高常乘步輦父老進曰前時上皇過此常逐從禽今何不為上曰吾老矣豈復堪此父老士女聞之莫不悲泣新豐市有女伶曰謝阿蠻善舞凌波曲常入宮中楊貴

妃遇之其厚亦遊於國忠及諸夷宅上至華清宮復令召焉舞罷阿蠻因出金粟裝臂環云此貴妃所與上持之悽怨出涕左右莫不嗚咽

又曰舞者樂之容也有大垂手小垂手或象驚鴻或如飛

葛婆娑舞態也蔓延舞綴也古之能者不可勝記開燕中  
有公孫大娘善舞懷素見之草書遂長蓋壯其頓挫勢也  
又曰開成未有樂人崇胡子能軟舞其腰肢不異女郎也  
古今樂錄曰白苧舞安辭有巾袍之言苧本吳地所出宜  
是吳舞也

晉徘徊歌曰交交白緒節節為雙吳音呼緒為苧疑白緒  
卽白苧也

釋智匠古今樂錄曰大壯之舞曰武舞大觀之舞曰文舞  
通禮儀纂曰漢儀拜陵食舉奏文始五行之舞唐制皇帝  
齊行奠獻及薦服玩禮畢再拜退而已拜陵奏舞漢代辭  
禮也

又曰古者臣於君有拜手稽首之禮自後魏以來臣受恩皆以手舞足蹈以為歡喜之極也

唐會要韋萬石曰武舞真觀禮及今禮但郊廟祭饗奏武舞之樂既用之凡有六變一變象龍興參野二變象克靜開中三變象冬夏賓伏四變象江淮寧謐五變象獫狁龍服六變象位會崇象立還振旅

又曰龍朔元年三月一日上召李勣任雅相許國師張延師蘇定方阿史那忠於闐王伏闕雄上官儀等譟于城門官屯營新教之舞名之一戎大定樂皆親征遼東用武之勢也

又曰調露二年正月二十一日上御洛陽城南樓賜宴太常奏六合還淳之舞

又曰上元三年十一月三日勅新造上元之舞先令大祠享皆將陳設自令已後圓丘方澤太廟祠享然後用此舞餘祭並停

又曰大定元年天后幸京師同州刺史蘇環進聖主還京樂舞上御行宮樓觀之賜以束帛令編於樂府

沈志曰江右初有拂舞舊云拂舞吳舞檢其歌非善辭也皆陳於殿庭賜泓拂舞序曰自江南見日府舞成言自亮鳩沈日有此來數十年察其辭旨乃是吳人患孫皓虐政也

又曰公莫舞今布舞也相傳云項莊舞劍項伯以袖隔之

古人相呼曰公伯語莊云公若<sup>莫</sup>漢王今之用巾蓋象項伯衣袖之遺也

曹植鞞歌<sup>舞序</sup>曰漢靈帝西園鼓吹有李堅者鞞舞遭亂

西隨段熲先帝聞其舊伎召之堅既中廢兼故曲多謬誤

異代之文未有相襲故依前曲改作新歌五篇不敢充之

黃門近以成下國之陋樂焉晉鞞舞歌亦五篇<sup>舞</sup>人鞞舞歌

一篇幡舞歌一篇歌<sup>鼓</sup>舞伎六曲兼陳於元會今幡歌舞歌

辭猶存舞並闕鞞舞即今鞞扇舞也今謂巴渝是地名鞞

扇是器名也

曹植鞞舞序曰晉初有杯槃舞公莫舞史臣按杯槃舞今之齊世寧也

張衡舞賦云歷七盤而縱躡

王粲七釋云七槃陳於廣庭

宋世文士顏延之云通間開於槃扇鮑昭云七槃舞長袖

皆以七槃為舞也

前空二行

太平御覽卷之五百七十四

據宋板旧抄本校計 十葉

太平御覽卷之五百七十五

樂部十三

鍾

鍾上空五

罇上空五

釋名曰鍾空也空內受氣多故聲大

說文曰鍾秋分之音物申成也

易通卦驗曰人主冬至日縱八能之士擊黃鍾之宮則人主散善公卿大夫誠信

禮記曰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鍾杜蕢曰自外來聞鍾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父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室酌堂上北面坐飲之

又樂記曰鍾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爭聽  
鍾聲則思武臣

周禮冬官鳧氏曰鳧氏為官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

出移弁之所由與有說鍾已厚則石太厚則聲不發已薄則播太

則聲散侈則柞柞讀為柞然弁則聲鬱聲不揚長角則震鍾

不正則聲鍾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淺則躁躁鍾小而長則

其聲舒而遠聞深則安

又曰鳧氏為鍾兩樂謂之鈇

又曰磬師長教擊編鍾

又春官曰鍾掌教金奏擊金以為奏節

左傳襄二曰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郟取

其鍾以為公盥

又襄六曰吳公子札自衛如晉將宿於戚戚孫文聞鍾聲

曰異哉而聞之辨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其君以

在此也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鸞之巢於

幕上也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獻公卒學聞之終身不聽

琴瑟

又曰鄭伯有嗜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鍾焉朝至而未已

也

又曰秦人賂晉侯歌鍾二四注曰四列也懸鍾十六為一

四二四三十一板

又昭五曰天王將鑄無射周景王無射鍾伶州鳩曰樂天

子之職夫音樂之興也而鍾音之器也天子有風以作樂

器以鍾之鍾聚也以輿以行之小者不究大者不概究則不感不感人心也人心也滿音概則不容心不堪心是感感實生疾今鍾概矣王心不堪其能久乎

又曰宋左師每飯擊鍾

又曰鄭伯始朝於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與之盟曰無以

鑄兵故以鑄三鍾

爾雅大鍾曰鑄其中謂之剽音其小者謂之棧音酸部璞

國語曰晉克潞之後秦杜回敗晉攻魏顆以身却退秦于

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之景鍾

又曰周景王二十三年鑄無射而為之大林中成伶人告

和王謂伶嫫鳩曰鍾果和矣對曰上作器民樂之則為和

今民莫不怨恨諺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臣不知其和賈

曰大林無射副也

漢書曰高祖廟有十鍾受千石撞之聲聞百里

後漢書鄭司農曰于鍾脣之上祛也鼓所以擊處也舞縣

謂之旋旋音謂之幹旋屬鍾柄所以懸之

魏志曰初漢銅鍾玉柴巧意多所造作杜夔令工鑄鍾其

聲濁清不多故毀改作玉甚厭之白太祖太祖所取鑄鍾

雜錯更試然後知夔為精而玉之妄也

晉書裴頠令荀藩終父勗之任鑄鍾擊聲以備郊廟

宋書曰漢中城固縣漢水崖際有聲如雷娥頃岬崩有銅

六五 印覽 卷五十五 三

鍾十二

趙書曰將軍張瓌領郡縣民丁萬人徙洛陽六鍾鍾簾九龍翁仲銅駝飛廉鍾一沒盟津中

蕭子顯齊書曰張環字祖逸吳郡吳人父永右光祿大夫曉音律宋孝武問永以為太極殿前鍾聲嘶永答曰鍾有突處鑿而去之聲遂清越

十六國春秋曰石勒耕輒聞鐸之音或在前後懼以問翼伽伽曰作勞耳鳴無不祥也勒至平原常在平人師驩家為奴有老父謂勒曰君龍魚成際四道已成當際為人主甲戌之歲王軻祖可圖勒曰若如公言不敢忘德忽然不見每耕又聞鼓角之聲勒又以告諸奴又聞之曰吾初在

家恒聞如是諸本白驩驩奇而免之至是衆歸焉

莊子曰梓慶削木為鐻見者驚猶鬼神魯侯問其術對曰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齊七日忘吾四肢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區別見成鐻然後加手鐻夾鍾也

管子曰黃帝作五聲以正五鍾一曰青鍾大音二曰赤鍾心三曰黃鍾血光四曰景鍾味其明五曰鍾鍾隱其音五聲既調然作五行

尸子曰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之不樂鍾聲不鳴寡人之性也國家之不久朝廷之不理與諸侯交之不得志也子無入寡人之樂寡人無入子之朝自是以來子產理鄭城門不閉國無盜賊道無餓人孔子曰若鄭簡公之好樂也

雖抱鍾而朝可也

戴延之西征記曰陝縣城西北二百帶河河中對城西北

角水涌起銅鍾翁仲頭髮常出水漲減恒與水齊晉軍當

至義不復出唯見水異嗟嗟有聲聲聞數里翁仲本在城

內大司馬門外為賊所徙當西入關至此而沒

呂氏春秋曰晉平公鑄為鍾使工聽之皆以為調矣師曠

曰不調請更鑄之公曰吾皆以為為調矣師曠曰後世有知

音者知鍾不調也臣竊耻之至於師涓果知鍾之不調也

慎子曰魯莊公鑄大鍾曹翽入見曰今國褊小而鍾大君

何不調之

鬲子曰大禹治天下也以五聲聽之政教寡人以義者擊

之鍾

韓子曰叔孫相魯有子曰丙豎牛妬之叔孫為丙鑄鍾

鍾成丙不敢擊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不敢之請又欺之

曰吾也為爾請之矣爾使擊之叔孫聞之曰丙不請而擅

擊鍾遂怒之丙出奔齊

尸子曰鍾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

之則樂其意變其身亦變聲意誠感之達於金石而況於人

乎

晏子曰景公為大鍾將懸之仲伯常騫晏子三人俱朝曰

鍾毀之鐘果毀公見三子問之晏子對曰鍾大不以禮故

曰將毀仲伯曰鍾大懸下氣上薄故曰將毀常騫曰今日

庚申雷之也陰莫勝於雷故曰將毀

韓子曰智伯將伐仇由而道難不通鑄大鍾遺之方車二

軌仇由大悅除塗將內之赤章曼之諫曰此小所以事大

也今以太事無小兵必隨之仇由不聽聽曼之因斷轂而馳

至齊十月仇由亡

淮南子曰闔閭伐楚破九龍之鍾許慎注曰刻簾為九龍

鍾之

又曰齊景公族鑄大鍾撞之於庭下郊雉皆雉許慎注曰

聲如雷震

又曰孟秋之日西舒御好白色白採撞白鍾鼓處西宮

又曰鍾之與磬也近之則鍾音亮遠之則聲音彰音清也

遠而

彰著物固有近不若遠遠則不若近者矣

山海經云豐山者有鍾霜降則鳴

又曰炎帝之孫皞皞生鼓延是為鍾

呂氏春秋曰黃帝又命伶倫鑄十二鍾和五音始奏之曰

咸池

東方朔傳曰漢武帝未央宮殿前鍾無故自鳴三日三夜

不止大怪之召待詔朔王問之朔對曰有兵器上更問東

方朔朔對曰王知其一不知其二臣昔聞銅土之子以陰

陽氣類言之子母相感山恐有崩弛者故鍾先鳴易曰鶴

鳴在陰其子和之上曰應在幾日朔曰五日內居三日南

郡太守言有山崩延袤二十餘里上大笑賜帛三十疋

許慎云四抄本仍作大字

卷之五十五

郭延生述征記曰洛陽太極殿前大鍾六枚父老云曾有  
欲移此鍾者聚百數長綿輓之鍾聲震地咸懼不敢復犯  
六翻鄴中記大面廣外一丈二尺小面廣七尺或作蛟龍  
或作鳥獸繞其上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義熙十一年霍山崩毀出銅鍾六枚  
上有古文科蚪書人莫能識

晉潘岳開苑中記曰漢昭帝平陵宣帝杜陵鍾在長安夏  
侯西征欲徙詣洛陽重不能致懸清明門裏道南其西者  
平陵鍾東者杜陵鍾也

王子年拾遺記曰帝顓頊居位文德者則錫以鍾聲武德  
者錫以干戈

曰抄本已字下  
空二格

戴延之西征記曰鍾大者三十一博山頭形環紐作獅子  
頭鍾大者三十二博山頭二丈厚八尺大面廣一丈二尺  
小面廣七尺或作蛟龍或作鳥獸周繞其外

唐書制曰凡私家不設鍾磬三品以上女樂五人五品已  
上不過三人也

虞喜志林曰吳時於江水中得鍾有百餘字募求讀者並  
無人曉

樂叶圖徵曰君子鑠金為鍾四時九乳是以撞鍾以知君  
鍾調則君道得宋均注曰九乳法九州

又曰聖王往承天定爵祿人者不過其能尊卑有位位有  
物物有宜功成者賞功敗者罰故樂用鍾宋均注曰不過

能位量能授爵者有罪鳴鍾以攻之也

白虎通曰鍾之為言動也陰氣用事萬物動成鍾為氣用

金為聲也罇者時之氣聲也節度之所生也君臣有節度

則萬物昌無節度則萬物亡

異苑曰魏時殿前鍾忽鳴張華曰蜀銅山崩

說苑曰鼓法天鍾法地秦始皇建千石之鍾立萬石之簾

傳玄歌辭曰雷師鳴鍾鼓風伯吹笙簧西母出穴聽王父

吟東廂

三禮圖曰凡鍾十六枚同為一筍簾為編鍾特懸者謂之

罇

又曰罇鍾者鍾之大者也形如鍾而大耳其筍簾亦一而

也

三輔黃圖曰如筍簾高三丈鍾小者千石

通禮義纂曰鍾磬半為堵全為肆軒懸三面歌鍾三四判

憑懸兩面歌鍾二四特懸一面惟磬而已

又曰圖鍾夾鍾也於位在卯氣生於房心為宮天帝之明

故奏樂先奏圖鍾為宮

又曰駕入撞蕤賓之鍾左右鍾皆應之按蕤賓位居午午

主陽主為象王自外動而入方居之始故先作之而東廂

應者東為陽陽主動明以靜主動使之相應也駕出撞黃

鍾右五鍾皆應黃鍾位居子子為陽陽主動象王自內動

而出方行之始故先作之而相應之者西為陰陰主靜明

以動告靜使之相和也

廣古今五行記曰會稽人陳清於井中得小鍾長七寸二分止有古文十八字其四字可識云會稽岳命郭璞云

懷喪覆元帝中興之應自宣帝至恭帝數十人

又曰陝州黃河銅鍾在水水大小恒自浮出每晦朔陰雨

之日鳴聲響悲亮行客聞之莫不愴然

又曰晉中朝有人畜銅為盤晨夕恒鳴如人扣打以白張

華華曰此盤與洛鍾宮商相諧故聲相應可錯令輕則韻

華自止

古今樂錄曰高廣中四鍾皆奏時廟鍾也重千二百斤明

帝徒二鍾南宮

張衡東京賦曰發鯨魚鏗華鍾薛綜注曰天子出則鳴蒲

牢海中大魚名鯨海島中也有大獸名蒲牢畏鯨魚鯨魚

一擊蒲牢輒大鳴呼凡鍾欲令大鳴故作蒲牢於上所以

擊之者鯨魚有篆刻文故曰華鍾也

戴延之西征記曰洛陽太極殿前左右各二銅鍾相對鍾

大者三十二圍小者二十五圍

唐書曰唐太宗召張文收於太常令與鄉祖孝孫參定雅

樂有古鍾十二近代唯用其七餘有五鍾俗號啞鍾莫能

通者文收吹律調之聲皆響徹時人咸服其妙

罍于上空五

周禮曰以金罍和鼓

宋使云廣漢什邡人段祖以于罇獻始興王鑑其罇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二寸四分圓如甬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銅馬以繩懸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罇盛水於下以芒當心跪注罇于以手振芒則其聲如雷清響良久乃絕後周書斛斯徵太常卿樂有罇于者近代絕無此罇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識徵見之曰此罇于也衆弗之怪徵遂引於室周禮注以芒筒將之其聲極振衆乃歡服乃取以合樂焉

樂書曰罇于者以銅為之其鍾象撞頂大復擦口弁上以伏獸為鼻內懸于鈴銅舌凡作樂振而鳴之與鼓相和又曰凡金為樂器有六皆鍾之類也曰鍾曰罇曰鐃曰鐃

音曰鐃切曰鐃為鍾而大罇于也圓如椎頭上大下小者謂金罇和鼓鐃鉦也形如小鍾軍行為鼓節鐃鈴而無舌有柄而執之鐃如大鈴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七十六

樂部十四

磬

瑟

箏

筑

準

磬 上空五

瑟 上空四

說文曰磬樂石也古者毋句氏作磬爾雅曰大磬謂之磬徒鼓謂之蹇郭璞曰磬音罍以玉飾之

禮記明堂位曰垂之和鍾叔之離磬

又曰諸侯之宮懸祭以白牡擊玉磬諸侯之僭禮也

周禮春官胥掌擊頌聲笙磬在東方曰頌或作庸功也磬

師掌教擊磬

又曰鳧氏為磬也

毛詩頌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

左傳曰晉師從齊師入自立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

以紀甌玉磬

尚書曰徐州泗濱浮磬孔安國注曰泗水涯水中見石可

以為磬

論語曰擊磬襄入于海

又曰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

磬乎野擊磬者樂也蕢音器也荷此器賢人

國語曰魯餓臧文仲以玉磬如齊糴

東觀漢記曰王阜為重泉令糴鸞集學宮阜磬鸞應磬而舞

焉

魏志曰武帝至漢中得杜夔說舊法始復設擊軒懸磬于

今用之受之於杜夔也

陳書曰吳明徹自壽陽入朝輿駕幸其第賜鍾磬一部

三禮圖曰膠廣長三寸長尺三寸半十六枚同一筍篴謂

之編磬在東方曰笙磬在西方頌磬

山海經曰鳥危之山其陽名磬

又曰小華之山其陰多磬石高山涇水出焉其中多磬

白虎通曰磬者夷則之氣萬物之成其氣磬故曰磬有

貴賤焉有親疎焉有長幼焉此三者行然後王道得王道

得然後萬物成天下樂之故樂用磬也

王子年拾遺記曰浮瀛即瀛洲也上有清石可為磬長一

丈而輕若鴻毛

洞冥記曰漢武帝起招仙虛閣於甘泉宮西其上懸浮金

輕玉之磬也

玉韶之始興記曰縣下流有石室內有懸石之聲若磬

響十餘里

淮南子曰孟冬之月北宮御女黑衣綵擊磬石

又曰禹以五音聽政懸鍾鼓磬鐸置鞀以待西方之士為

號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喻寡人以義者擊鍾告寡人以

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

五經要義曰磬立秋之樂也

呂氏春秋曰堯命夔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舞

百獸代本叔所造不知何代人史考曰堯時以磬古

周禮冬官考記記磬氏為磬倨句一矩有半為倨句一矩為

也磬之制有大小此倨句以定倨句非用其度也倨句其博

為一博廣也服博為二鼓為三三分其服博去一以為鼓

博三分其鼓博以其為之厚下小者所當擊也辨玄謂服

外長九寸內面也假令磬服廣四寸半者已上則摩其旁其

謂大磬上聲清也薄而廣則濁也鄭玄已上則摩其端濁也下聲

而厚則清

又曰磬師掌教擊磬亦編於鐘也教縵樂讌之鍾磬云鄭玄

謂雜聲之和樂者李記曰不學操縵不能安絃  
宴謂房中之樂所謂陰聲二樂皆教其鍾磬

通禮義纂曰晉賀脩奏登歌之簠采王造小磬宗廟殿用  
王郊丘用石本法堂上樂以歌為故名歌鍾歌磬唐制設  
磬於壇上之西欲鍾於東近南北向至匏竹立於壇下

又曰黃帝使伶倫造磬

又曰天地尚質用石磬宗廟及殿庭尚文用玉磬必用之  
者清聲正者陰陽之察主於金石也

又曰唐禮皇后享先蚕設十二磬於辰位陰陽之察主於  
清濁是以用磬而不用鍾也

瑟

室

白虎通曰瑟者閑也所以懲忿窒欲正人之德也故曰瑟  
有君父之節臣子之法商角則君父有節臣子有義然後  
四時和然後萬物生故謂之瑟大瑟謂之灑長八尺一寸  
廣一尺八寸二十七絃

爾雅曰徒鼓瑟謂之步

三禮圖曰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二尺八寸二十三絃其常  
用者十九絃其餘四絃謂之蕃羸也頌瑟七尺二寸廣尺  
八寸二十五絃盡用也

蔡邕月令章句曰瑟前其柱則清却其柱則濁

毛詩鹿鳴篇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又車鄰曰既見君子並坐鼓瑟

禮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嘆有遺音者也  
此雅淡之樂也言至和不在於音故不須絙絃促柱以隔  
人心也

論語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

陽貨曰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  
歌使之聞之矣

又曰仲尼問曾皙曰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捨瑟而作曰

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

舞雩詠而歸

周書曰師曠見太子晉師曠東躅其足曰善哉善哉王子

曰太師乎何舉是驟師曠曰天氣之躅是以數舉也王子

曰請入坐遂敷席注瑟師曠曰歌無射曰國誠寧矣遠人

來觀份義經矣如樂無荒乃注色於王子

漢書曰萬石君石奮其父趙人姊能鼓瑟高祖曰若能從

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為美人

又揚暉報孫會宗書曰暉本秦人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

善鼓瑟

又曰莽何羅反走趨卧内顧人行觸寶瑟僵仆金日磾得

抱何羅因呼曰何羅反

呂氏春秋曰古朱襄氏之治天下多風陽氣畜積果實不

成故王建作為五絃之瑟以來陰以定群聲瞽矇制五絃之

瑟作十五之絃舜益以八絃為二十三絃高誘曰王建朱

慎子曰公輸子巧用材也不能以檀為瑟

韓詩外傳曰趙王使人於楚鼓瑟遣之曰無失吾言使者

受命伏而不起曰大王鼓瑟未嘗若今日之悲也王曰然

鼓瑟者固方調也使若曰調則可記其柱王曰不可天有

燥濕絲有緩急柱有推移不可記也使若曰臣請此以論

楚之去趙千有餘里亦有吉凶之變凶則吊之吉則賀之

猶柱之有推移也不可記

典略曰百里奚虞夫大晉君以女為秦穆夫人用奚為媵

奚亡走宛楚人執之秦穆公知其賢欲厚貨以束之恐楚

不與乃以殺羊皮贖之號五殺大夫秦遂以霸奚相秦其

妻傭浣入宮見琴者毀之自言能鼓瑟歌曰百里奚母已

死葬南溪墳已覆以紫春莫黎搯伏鷄西入秦五殺皮今

日富貴損我為百里奚乃識之

戶子曰夫瑟二十五絃其僕人鼓之則為笑賢者以其義

鼓之欲樂則樂欲悲則悲雖有暴君為之立變

世本曰庖羲氏作瑟瑟潔也使人精潔於心淳一於行也

王子年拾遺記曰圓山其形圓也者有木林疾風震地而林

木不動以其木為瑟故曰靜瑟也黃帝使素女鼓庖羲氏

之瑟滿席悲不能已後破為七尺二寸二十五絃

籀子曰齊宣王問巨倩曰儒者鼓瑟乎對曰不也瑟者也

以小絃為大聲以大絃為小聲是細大以易序貴賤易位

儒者為害義故不罷宣王曰善

箏上四

說文曰箏五絃箏筑身樂也

風俗通曰謹按樂記箏五絃筑身也今并涼州箏形如瑟不知誰作也按京房制五音唯加瑟十二絃此乃箏也今雅樂箏十二絃他樂十三絃如箏稍小曰雲和樂府不用定記曰秦逐客李斯上書曰夫擊甕缶彈箏搏髀而歌鳴鳴使快耳者真秦之聲

晉書曰謝安壻王國寶專利無檢行安惡其人每抑之武帝末年嗜酒而會稽王道子昏營尤甚於是國寶謏之計稍行於王相之間而好利險陂之徒以安功名甚極構之嫌隙遂成帝召相伊飲謙謝安侍坐帝令伊吹笛伊神

色無适即吹為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自以韻合歌管請箏歌并請吹笛人帝善其調達乃勅御府對曰御府於臣必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爾掌其放率乃許召之奴既吹笛伊便撫箏而歌曰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滕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其聲慷慨俯仰可觀安泣下沾衿乃越帝而就之將其鬢曰使君於此不凡帝甚有愧色

梁書曰羊侃字祖忻身長七尺八寸雅愛文史及孫吳兵法姬妾列侍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大喜著鹿角爪長七寸舞人張靜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云能掌上舞

俗說曰謝仁祖為豫州主簿在桓温閣下聞其善彈箏便呼之既至取箏與令彈謝即理絃撫箏因歌曰秋風意殊道桓大以此知之取謝引詣府

襄沔記曰辛居士名宣仲隴西人大明末寓居襄陽縣西六里多植松竹栖遲其下靜嘿不交塵俗林中起一草廬容膝而已善彈箏與淮南胡陶京兆駱惠度同志為友常共讌集此林陶能吹笛惠度王歌吟林下絃管道韻時人謂之三公樂宋邵陵王休若為南雍州刺史躬往造焉宣仲正在林中彈箏了不迴顧遂巡箏於席近邵陵與語說述寒温而已時邵陵客有述其音者授箏令彈再三固請荅曰幸非王門伶人何事見逼所勝於君何異占對詳雅

衆不能屈齊文惠臨州吳興沈約奉教聘引並不降志約乃其論文章宣仲輒言莊老既各言其志不能相屈建武中遇疾卒惠度及陶並不知所終

英雄記曰呂布請袁紹紹患之布不自安固求還洛陽紹聽之承制使領司隸校尉遣壯士送布而陰殺之布疑其圖已乃使人鼓箏於帳中潛自遁出夜中兵起而布已亡紹聞懼為患募追之皆莫敢近遂復歸

煥煌實錄曰索承宗伯夷成善鼓箏悲歌能使喜者墮淚改調易謳能使戚者起舞時人號曰雍門周

魏略曰游楚好音樂乃畜琵琶箏每行來將以自隨吳質別傳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斬泗濱之梓以為箏

傳子曰郝素善彈箏雖伯牙妙手吳姬奇聲何以加之

傳玄箏賦序曰以為蒙恬所造今觀其器上宗似天下圓

似地中空准六合絃柱擬十二月設之則四象在鼓之則

伍音發斯乃智仁之器豈蒙恬亡國之臣所能開思哉合

樂箏並十有二絃他樂皆十三絃軋箏以行潤其端而軋之彈箏以骨爪長寸餘以代指也

箏上空五

樂書曰箏者形如頌琴施十三絃頂細肩圓品聲按柱鼓

法以左手扼之右手以竹及擊之隨調應律唐代編入雅

樂也

釋名曰箏以竹鼓之也如箏細項案今制身長四尺二寸

頭七寸五分闊七寸五分下闊六寸五分

史記曰高漸離善擊箏與荆軻友見軻荆秦王不中而死

乃變姓名入秦欲為軻報讎市中擊箏而乞人覩而羨奏

之秦王聞召之於前擊之王悅猶以疑焉熏其兩目置於

帳中王鮓之親近於漸離漸離望秦王歎息之聲卒筑以

擊中王膝王怒之

又曰高祖過沛大享故人父老酒酣高祖擊箏而歌曰大

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

又曰荆軻之燕與狗屠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高漸離擊

筑荆軻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

準上空五

京房曰準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

長一丈而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九寸中央一絃  
下有書分寸以為六十律清濁之節矣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七十六 據宋板回抄本校 計八葉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七十七

樂部十五

琴上 上空五

說文曰琴禁也神農所作洞越練朱五絃周加二絃  
毛詩關雎曰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注曰宜以琴瑟有樂之

志同也

又鄘柏舟定之方中曰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代琴瑟

又甫田車轄曰四牡駢駢六轡如琴瑟 箋云御四馬駢駢然

使之均調 緩急和也

又緇衣鷄鳴曰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禮記曲禮曰先王之書篋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載也

又曲禮下曰士無故不去琴瑟

又明堂位曰拊搏玉磬指擊大琴中琴四代之樂器也

又檀弓上曰子夏既除喪而見於孔子與之琴和之而不

和彈之而不成聲樂由作而曰哀未忘也子張既除喪而

見與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

不至也

又禮弓上曰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後

食之彈琴以徹哀也

又曰絲聲哀哀以立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

忠義之臣

又雜記曰下大功至辟琴瑟

周禮曰雲和之琴冬日至於地上圓丘奏之空桑之琴夏

日至於澤中方丘奏之龍門之琴於宗廟奏之

左傳曰初穆姜死使擇美楨自以為襯與頌琴

又曰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其族曰伶人也與之琴操

南音公曰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肯本也樂操上風不忘舊

也

又曰初衛侯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

曹三百

爾雅云大琴曰離二十絃或傳此是伏羲所制

周書曰鄒忌以鼓琴見齊威王悅之舍之右室須臾王自

鼓琴鄒忌推戶入曰善哉鼓琴也王惇然不悅去琴按劍

曰夫子見之未察何以知其善忌曰大絃濁以溫小絃兼折以清推之深而釋之舒上均諧以鳴大小相蓋回邪而不相害是以知其善忌復曰不獨語音夫治國家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悖然不悅曰若語五音既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治國家弭人民皆在其中又何為絃桐之間忌曰大絃急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推之深釋之舒者刑罰審也均諧之鳴者政令一也大小相蓋回邪不相害者上下和鳴吏民相親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連而徑者所以存亡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治國家弭人民無若乎五音者矣王曰善忌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謂忌曰髡有愚志願陳諸前忌曰謹受教髡曰得人者昌

失人者亡忌曰謹受命請無覩髡曰絡膏棘袖所以為猾然而不能運方穿忌曰謹受命請事左右髡曰弓膠脂幹所以為勢然而不能傳合踈遠忌曰謹受命請謹自撫附黃民髡曰狐裘雖弊不可補以黃大之皮忌曰謹受命謹請擇君子無親小人髡曰大車無輹輹不能載常在琴瑟無軫不能成五音忌曰謹受命請謹修法律而督奸吏髡說畢趨出至門而聽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其應我如響之應聲是人封不久矣居期年封於下邳號曰成侯史記曰箕子諫紂不聽而被髮狎狂為奴隱而鼓琴以自悲

又曰司馬相如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臨邛富人卓王孫

有女文君新寡好音相如謬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  
如始之臨叩車騎雍容閑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  
從戶窺之心悅恐不得當也

又曰荆軻左把秦王右搯其會王乞所琴而死召姬人鼓  
琴聲曰羅縠輕衣可裂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  
劍可負而拔王奮而去

又曰黃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琴帝悲不能自禁破為三十  
伍絃

又曰葛石君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  
曰君何有對曰獨有母不事失明有姊能鼓琴高祖乃召  
其姊為美人以奮為中涓徙其家長安中戚里

東觀漢記曰上嘗問宋弘道通之士弘薦桓譚譚善鼓琴  
喜鄭<sup>聲</sup>上數聽悅之弘開坐府立遣吏召譚責問之譚叩  
頭良久乃遣後士令譚鼓琴譚為之失次上召之譚言其  
故不復令譚給事

後漢書曰初蔡邕在陳<sup>東留</sup>晉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  
酒已酣客有彈琴於屏邕在門潛聽之曰以樂召我而有  
殺心何也遂返將命者告主人曰蔡君至門而去邕素為

那鄉所宗主人遂自追問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撫然彈琴  
者曰我向見螳螂方向蟬<sup>身</sup>將去而未飛螳螂為之一前  
一却吾心聳然唯恐螳螂之失蟬也此豈為殺心而形乎

聲乎邕唯曰此足以當之矣

又曰蔡邕字伯喈陳留人性沉審志好琴道以嘉平元年入清溪訪鬼谷先生所居山伍曲曲有幽居靈跡每一曲制一弄三年曲成出呈馬融王元董卓等異之

晉書曰王敬伯會稽餘姚人洲渚中昇亭而宿是夜月華露輕敬伯鼓琴感劉惠明亡女之靈告敬伯就体如平生從婢二人敬伯撫琴而歌曰低露下深幕垂月照孤琴空絃益霄淚誰憐此夜心女乃和之曰歌宛轉情復哀願為烟與霧氣氤同共懷

晉書曰阮瞻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來所不問貴賤長幼皆為彈之神氣冲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

晉中興書曰戴逵字安道少有文藝善鼓琴太宰武陵王晞聞其能琴使人召焉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為王門伶人晞怒乃更引其兄述述亦能樂聞命忻然操琴而往逵不樂當世以琴書為娛不遠千里

宋書曰蕭思話領左衛將軍嘗從太祖登鍾山北領中道有盤石清泉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酒謂曰相賞有松石間意

又曰衡陽王義季鎮京口長史張邵與戴顓姻通近來止黃鵠山林澗甚美顓憇於澗義季亟從之遊顓衣野服為義季鼓琴並新聲變曲皆與世異也

又曰衡陽王義季鎮京口戴顓為義季鼓琴並新聲曲其

三調遊絃廣陵止息之流皆與世異太祖每欲見之嘗謂黃門侍郎張敷曰當燕戴公山也以其好音長給正聲伎一部顯合何當白鵠一聲以為一調號為清曠

又曰陶潛不解聲音而畜素琴一張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

蕭子顯齊書曰王仲雄善彈琴當時妙絕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王衣庫上勅五日一給仲雄

又曰尚書令柳世隆少立功名晚專以談義自業甚彈琴

世稱柳公雙環為上品第一常自云馬稍第一清談第二

彈琴第三在朝不取世務垂簾鼓琴風韻清遠甚獲世譽

家語曰孔子學琴于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為官然

能於琴子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志也又

問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又問

曰子有所繆然深思焉繆然深有所皇然高望而遠眺見

曰丘殆得其為人矣始近黜然黑黜然黑也頎然長頎然長也曠然

如望羊曠然用志曠遠也望羊視也奄有四方奄同也文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後周有

如妨也王非文王其孰能為此師襄子避席攝拱而對曰

攝拱攝拱兩君聖人也其傳曰文王操

又曰子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

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為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

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也故君子之溫音和居中以養生

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乎心暴厲之動不存乎禮體夫然

者乃所以為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厲厲微微以象殺伐之義，中和之感不載乎心，溫和之動不存於體。夫然者，乃所以為亂亡之風也。

家語曰：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而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期，而志在流水，鍾子期復曰：善哉乎鼓琴，蕩蕩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足為鼓琴者。

莊子曰：孔子窮於陳，蔡七日不食，絃歌鼓琴。又曰：孔子遊於緇帷之林，休坐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父老而下，舁而來。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歟。

列子曰：魏巴鼓琴，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從師襄三年，不成。幾見師襄曰：又得之矣。於是當春而叩商絃以召南呂，涼風愔愔，至草木成實，秋而叩角，溫風徐迴，草木發榮。夏而叩羽，霜雪交下，川池暴涸，冬而叩徵，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將終而四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湧。

前秦錄曰：符堅末年好色，寵幸鮮卑有趙整者，援琴歌曰：昔聞盟津河千里，作一曲此自本清。是誰亂使濁。

又曰：北園有棗樹，布葉垂重陰，外雖多棘刺，內實有赤心。世說曰：王子猷病篤，而子敬先至，猷問左右曰：何以都不聞消息？此以喪矣。語時了不悲，便索舉臨殯。子敬好琴，城以置棺中，因大慟。曰：所謂人琴俱亡，於是乃絕。

風俗通曰今琴長四尺五寸者法四時五行七絃者法七  
星大絃為君小絃為臣文王武王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意恩亦  
劉向列仙傳曰子主者不知何許人也言甯先生願我一  
百餘年不還直詣江都王陳辭先生君龍首彈琴是我隣  
家九代孫

琴操曰伏羲作琴長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日也廣  
六寸象六合也文王曰池下曰岩池水平也前廣後狹象  
尊卑也土圓下方法天地五絃官也大絃君也寬和而溫  
小絃臣也清廉不亂文王加二絃合君臣恩也官為君商  
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  
傳玄琴賦叙曰齊桓有鳴琴曰然為楚莊叙而臣曰繞梁

司馬相如有焦尾蔡邕有綠綺皆名器也蔡邕焦尾尾有磬  
其甚多相如政取

世說曰顧彥先平生好琴死後置琴床上張翰直上床彈  
琴不與孝子語而去

語林曰嵇中散夜燈下彈琴忽有一人面甚小斯須轉大  
遂長丈餘單衣革帶嵇視之既熟乃吹燈滅之曰耻與魑  
魅爭光

阮籍樂論曰漢桓帝聞楚琴悽愴傷心倚戶而悲慷慨長  
息曰善哉為琴若此而足矣

說苑曰應侯與賈子坐聞鼓瑟聲應侯曰今日琴一何悲  
也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之悲耳因張者良材也調下

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卑之官安能无思子應侯曰善

楊推琴清英曰晉王謂孫息曰子鼓琴能令寡人悲乎息

曰今處高臺邃宇連屋重戶藿肉漿酒倡樂在前難可使

悲者乃謂少失父母長無兄嫂當道獨坐暮無所止於此

者乃可悲耳乃授琴而鼓之晉王酸心哀涕曰何子來遲

也

蔡邕女訓曰舅姑若命之鼓琴必正坐操琴而奏曲若聞

曲名則捨琴興對曰其曲坐若近則琴聲必聞若遠左右

必有贊其言者凡鼓小曲五終則止大曲三終則止無數

裏曲無多少尊者之德未厭不敢早止若顧望視也則曲

終而後止亦若曲而息也琴必常調尊者之前不更調

張私室若近舅姑則不敢鼓獨若絕遠聲音不聞鼓之可

也鼓琴之夜有姊妹之宴則可也

通禮纂義曰堯使無勾作琴伍絃

江表傳曰顧雍以從蔡伯喈學鼓琴伯喈貴異之謂曰卿

成必鼓以名與卿雍伯喈同名由此

蔡邕月令章句曰凡絃急則清慢則濁

白虎通曰琴禁也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

韓詩外傳曰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之隧有處女珮璜

而浣孔子曰彼婦人可與言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

善為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於此有琴而無軫願借子以

調其音婦人對曰吾北鄙之人也僻陋而無心五音不知

安能調琴子貢致其辭孔子曰丘知之矣

山海經曰帝俊生晏龍始為琴瑟

又曰東海之外大壑少昊孺帝顓頊於此棄其琴瑟郭璞

義未詳也

蔡琰別傳曰琰字文姬陳留人漢左中郎將蔡邕之女其

少聰慧秀異年六歲邕夜鼓琴絃絕琰曰第一絃邕故斷

二絃而問之琰曰第四絃邕曰偶得之耳琰曰吳札觀化

知興亡之國師曠吹律識南風之不競由此言之何不足

知也

馬明生別傳曰明生隨神女入石室金床玉几時自彈琴

有絃五音普奏聞於數里

幽明錄曰劉宗善琴忽得困病許遜曰近蔣家女鬼相錄

在山石間專使彈琴作樂恐欲致災也琮曰吾常憂見女

子將吾宴戲恐不免遜笑曰蔣姑相愛重恐不能相放

耳以為誅之今去當無患也琮漸差

文士傳曰嵇康臨死顏色不變謂其兄曰向以琴來不兄

曰已至康取調之為太平引曲成歎息曰太平引絕於今

日耶

搜神記曰吳人有燒桐以爨者蔡邕聞其爆聲曰此良桐

也因請之削以為琴而燒不盡因名焦尾琴有聲也

揚雄琴清英曰昔者神農造琴以定神齊姪辨去邪欲反

其天真者也舜彈五絃之琴而天下治堯加二絃以合君

臣之恩也

前空行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七十七

據宋板旧抄本校

計九葉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七十八

樂部十六

琴中 上空五

樂府解題曰水僊操伯牙李琴於成連先生三年不成至於精神寂寞情之專一尚未能也成連云吾師房子春今在東海中能移人情乃與伯牙俱往至蓬萊山留宿伯牙曰子居習之吾將迎師刺船而去旬時不返伯牙近望無人但聞海水洞滑崩折之聲聲山林窅冥群鳥悲號槍然而嘆曰先生將移我情乃援琴而歌曲終成連回刺無迎之而還伯牙遂為天下妙矣

又曰雉朝飛操者齊宣王時處士狹犢子所作也年七十

無妻出簞於野見雉雌雄相隨則心悲乃仰天嘆曰聖王在上恩及草木鳥獸而我獨以不獲援琴而歌以自傷

又曰思歸引衛有賢女劬王聞其賢請嫂之未至王薨太子曰吾聞齊桓得衛姬霸今衛女賢者欲留之大夫曰不可若賢必不我聽也亦不賢不足取太子不聽遂拘晉深宮思歸不得歸援琴而歌曲終自縊而死

楊雄琴清英曰尹告甫子伯奇至孝後母續之自投江中衣帶藻忽夢見水仙賜其美藥唯念養親揚聲悲歌舡人聞而孝之吉甫聞舡人之聲疑似伯奇援琴作子安之操

琴操曰商陵牧子娶妻無子父母將改娶牧子援琴鼓之

痛思愛琴離故曰別鶴操

祖雄琴清英曰雉朝飛操者衛女之所作也衛侯女嫁於

齊太子曰中道聞太子死問傳母何如傳母曰且往當喪

畢不肯歸終之以死焉傳母好琴取女自操琴於家上鼓

之忽三雉俱出墓中傳母撫雌雉曰女果為雉耶言未卒

俱飛而起忽有不見傳母悲痛援琴作操故曰雉朝飛

琴操曰古琴曲有歌詩五曲一曰鹿鳴二曰伐檀三曰騶

虞四曰鵲巢五曰白駒又有十二操一曰將歸操孔子

所作孔子之趙聞殺各犢而歸作此曲也二曰荷蘭操孔

子所作傷不逢時三曰龜山操孔子作季桓子受齊女樂

孔子欲諫不得退而望魯龜山作曲喻季氏若龜山之蔽

魯也四曰越裳操周公所作五曰拘幽操文王作文王拘  
於羑里作此曲六曰岐山操周人為太王所作七曰履霜  
操尹吉甫子伯奇無罪見逐自傷作此曲八曰雉朝飛操  
沐犢子所作沐犢子七十無妻見雉雙飛感之作此曲也  
九曰別鶴操商陵牧子所作取妻子五年無子父母欲改  
娶其妻聞之中夜悲牧子因之作此曲十曰殘形操曾子  
夢見一狸不見其足而作曲十一曰水仙操伯牙所作十  
二曰壞陵操伯牙所作又有九引一曰女引楚樊姬所  
作二曰伯姬引魯伯姬所作三曰貞女引魯漆室女所作  
四曰思婦引衛女所作五曰霹靂引楚商梁山遊九臯之  
澤遇風雷霹靂畏懼而歸作此引六曰走馬引禱里牧恭

所作牧恭為父報冤殺人而亡藏於山林之下有天馬引  
之感作此引七曰箜篌引霍里子高所作即公無渡河曲  
八曰琴引秦時屠門高所作九曰楚引楚龍丘子高所作  
又有河間雜歌二十一章

琴歷曰琴曲有蔡氏伍弄雙鳳離鸞歸鳳送遠幽蘭白雪  
長清短清長側清調瑟調大遊小遊明君胡笳廣陵散白  
魚歎楚妃歎風入松島夜啼楚明光石上流泉臨汝侯子  
安之流漸洄雙燕離楊春弄悅弄連弄悅人弄連珠弄中  
禪清暢至清看客清僻清婉轉清

大周正樂曰師襄子夫子琴師也方子春教成連先生鼓  
琴能化人情者也成連先生教伯牙鼓琴者也鍾子期善

聽知音者也子期死伯牙終身不鼓琴者也顏淵聽夫子  
琴知周衰者也涓子操琴心玉篇者也禽高以琴養性求  
仙於羅浮山中鼓琴於郢中奏陽春白雪者也雍門周以  
琴感孟嘗君悲者也鄒忌與齊王言琴事以方正定德者  
也榮啓期對夫子弹琴言三樂之事者也禽孟臨蠻尸死  
而琴歌者也應侯鼓賈子對以取牛婦人者也子桑其飢寒  
欲死鼓琴而歌者也師曠為晉平公探微感玄鶴二七下  
舞者也師滑寫濮上琴聲者也子夏除喪曰琴樂曰不敢  
不至者也閔子騫除喪曰彈琴不成聲者也宓子賤治單  
父不下堂彈琴而邑自理者也踞轉鼓琴春秋晉大夫張  
骼輔轅者也衛師曹衛獻公令師曹教公嬖妾師曹鞭之

公怒之鞭師曹二百者也

又曰冠先生宋人也以釣魚為業宋景公問道不告殺之  
後十五年在宋城門下彈琴者也已上自堯神人暢至始  
皇九十三年好事二十七人並為上石

又曰杞梁妻者齊邑杞梁殖妻之所作也莊公襲莒殖戰  
而死莊公還遇其妻於路使使者道弔之妻曰今殖有罪  
君何辱命焉若殖免於罪賤妾有先人之獎廬妾不敢守  
郊而也公乃吊諸室成禮而去妻歎曰上則無父中則無  
夫下則無子外無所依內無所倚將何以立吾節豈能更  
二哉死而已矣於是乃援琴而鼓之

又曰伐檀操者魏國女之所作也傷賢者隱弊素殮在位

閔傷然曠失其嘉會夫聖王之制能治人者食於人不能  
治人者食於田今賢者隱退伐木小人在位食祿懸珍琦  
積百穀并包有土德澤不加百姓傷痛上之不知王道之  
不施仰天長嘆援琴而鼓之

又曰將歸操者孔子之所也趙簡子猶執玉帛以聘孔子  
孔子將往未至渡狄水聞趙殺其賢大夫齎鳴犢嘖然而  
嘆之曰夫趙之所以治者鳴犢之力也殺鳴犢而聘余胡  
立之往也夫燔林而田則麒麟不至覆巢破卵則鳳凰不  
翔焉獸尚惡傷類而况君子哉於是援琴而鼓之

又曰岐山操者周大臣之所作也太王居豳狄人攻之仁  
恩惻隱不忍流血選練珍寶大馬皮幣束帛與之狄侵不

止問其所欲得土地太王曰土地者所以養萬民也吾將  
委國而去矣二三子亦何患無君焉遂杖策而出踰乎梁  
而邑乎岐山自傷劣不能化夷狄為之所侵喟然嘆息援  
琴而鼓之

又曰王半窮操者其思革子之所作也其思革子城石文  
子叔憇子三人相與為友聞楚城王賢而好士三子相與  
俱往見之至於礮磔嶽岩之間卒逢飄風暴雨相與俱伏  
空柳之下衣寒乏糧自度不得活三人相視而嘆曰與其  
饑寒俱死也豈若併衣糧於一人哉二人俱以其思革子  
為賢推衣糧與之革子曰死其共之今二子以賢愚相辭  
乃以死讓孰賢哉辭而不受二子曰吾自以相與猶左右

手也左傷則右救之右傷則左救之予不我受俱死無名  
於世不亦痛乎於是思華子乃受之二子遂凍餓而死其  
思華子抱二子尸而埋之號天哭泣竭哀而去往見楚王  
楚王知其賢者於是旨酒嘉餼設鍾鼓樂之其思華子愴  
然有憂悲之意楚王心動怪而不悅乃推罇罷樂引琴而  
進其思華子援琴而鼓之作相與別散之意王聞曰子琴  
音何苦哀也華子推琴離席長跪涕流而下對臣友三人  
石文子叔愆子竊慕大王高義欲俱來謁至於礪磽嶽若  
之間逢飄風暴雨衣寒<sup>暍</sup>之度不能俱活二子俱不以臣  
為不肖推糧與臣二子逢凍餓死大王雖陳酒餼設樂誠  
不敢酣樂也楚王曰嗟乎乃如是耶於是賜其思華子黃

金百斤命左右棺斂收二子而葬之以其思華子為相故  
曰三士窮

又曰鹿鳴操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君志傾留心聲  
色內顧妃后設旨酒嘉肴不能厚養賢者盡禮極歡形見  
於色大臣昭然獨見必知賢士幽隱小人在位周道陵遲  
自以是始故彈琴以風諫歌以感之庶幾可復歌呦鹿  
鳴食我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  
之好我示我周行此言禽獸得美甘之食尚知相呼傷時  
在位之人不能乃援琴以刺之故曰鹿鳴也

又曰騶虞操者邵國女之所作也古有聖王在上君子在  
位役不踰時不失嘉會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及周道衰微

禮義廢弛強凌弱衆暴寡萬民騷動百姓愁苦男怨於外女傷於內內外無主內迫情性外迫禮儀義歎傷所說而不逢時於是援琴而歌

又曰倚蘭操者孔子之所作也孔子周流天下聘諸侯莫能任用自衛反魯過隱之中見薊蘭之獨茂也喟然而嘆曰夫蘭當為王者香今乃獨與茂衆草為伍譬猶賢者不逢時與鄙夫為倫也凭車撫軾援琴而鼓之自傷不逢時也

又曰龜山操者孔子之所作也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魯君閉門不聽朝當此之時季氏專政上僭天子下畔大夫賢聖斥逐讒邪滿朝孔子欲諫而不聽復退而望魯上

有龜山蔽之譬季氏于龜山託勢位于斧柯季氏專政道猶龜山之蔽也傷政道之不用閔百姓不得其所欲誅季氏而力不能於是援琴而歌

又曰白駒操者失朋友之所作也其友賢具士信任也衰亂之世君無道不可匡輔依違成風諫不見受國士詠而思之援琴而長歌

又曰越裳操者周公之所作也周公輔相成王成就文王之道天下太平萬國和會江黃納貢越裳重九譯而來獻獻白雉執螯曰吾君在外國也頃無迅風暴雨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故遣臣來周公於是仰天而嘆之援琴而歌又曰拘幽操者文王之所作也紂為無道上逆天文下變

地理刑無罪殺不辜斯朝涉刺孕婦百姓怨悲海內同心  
苦之文王為西伯種德修仁布其恩惠天下三分有其二  
紂大怒其有仁心也召而朝之拘於羑里文王憂愁援琴  
而歌技之故曰拘幽操也會武黃臨黃  
又曰聶政刺韓王者聶政之所作也聶政父為韓王治劍  
過時不成韓王殺之時政未生及壯問其母曰父何在母  
昔之政欲殺韓王乃學塗入王宮拔劍刺韓王不得走政  
踰城而出去入太山遇仙人學鼓琴漆身為厲吞炭變其  
音七年而琴成欲入韓國道將其妻妻對之泣下對曰夫  
人何故泣妻曰聶政出遊七年不歸吾常夢相思見君對  
妾笑齒似政齒故我心悲而泣也政曰天下人齒盡政技

耳胡為泣乎即別去復入山中仰天而嘆曰嗟乎變容易  
身欲為父報仇而為妻所知父讎當何時復報援石擊落  
其齒留山中三年習操持入韓國人莫知政上鼓琴闕不  
觀者成行馬牛止聽以聞韓王王召政而見之使之彈琴  
政即援琴而歌之內刀在琴中政於是左手持衣右手出  
刀以刺韓王殺之曰烏有使者生不見其父可得使乎政  
殺國君知當及母即自犁雜剝面皮斷其形體人莫能識知  
乃梟櫟政形本市懸金其側有知此人者賜金千斤遂有  
一婦人往而哭曰嗟乎為父報仇耶顧謂市人曰此所謂  
聶政也為父報讎知當及母乃自犁雜剝面何愛一女之身  
而不揚吾子之名哉乃抱政尸而哭寃結陷塞遂絕行脉

而死故曰聶政刺韓王也

又曾子歸耕者曾子之所作也會子事孔子十有餘年眷照念二親年衰養之不備欲歸而重嘆之於是援琴而歌

又曰崔子渡河者閔子騫之所作也崔子早無母其後母常以其死毋名呼之不應者後母徹笞之崔子惡與其母

同名欲自殺恐揚父惡又死毋名應則逆非義也則以能遊渡河為辭繫石於腹入水自沉是以父過不揚閔子騫

大其能為父隱傷痛之故援琴而鼓之以美其意故曰崔子渡河

又曰屈原自沉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楚同姓也為懷王

佐博聞強識疏政事入則與王議國國計策以施號令出

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上官大夫與之爭寵害其器能讚之於王曰使屈原每一出岑伐功以其非已莫能於是懷

王怒而斥之屈原自傷懷忠而見疑憂愁面目黎黑臨河而哀思著離騷九歌九歎七諫之辭仰天而歎援琴而歌

又曰孔子厄者孔子之所作也孔子應聘於楚待禮於陳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喟然而歎曰歸歟婦歎吾黨之

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於是援琴而鼓之以自敘其志故曰孔子厄

又霍將軍歌者霍去病之所作也去病為討寇校尉為人

少言勇而有氣使擊匈奴斬首二千後六出斬首千餘萬  
級益封萬五千戶侯祿與大將軍等於是志得意歡乃援  
琴而鼓之

又曰鳳凰來儀者周成王之所作也成王即位周召畢  
榮之屬天下大治殊方絕域莫不蒙化是以越裳獻雉重  
譯來貢太平之瑞同時而應麒麟遊苑圃鳳凰翔舞於庭  
頌聲並作若僉然大同於是成王乃援琴而鼓之

又曰子安之者其門離須之所作也其門離須兄弟三人  
長兄從軍二年不歸離須坐視事被刑天下昏亂兵革騷動  
宗族離散離須當遠往輪持其小弟往寄所知分別將去  
垂涕而決其歔歔謂須曰吾生不睹毋長不識父遭顛沛

擾攘之世兄從軍不歸子復遠輸未知反期一旦是非使  
吾無所依吾聞兄在林梨欲往從之離須止之曰兵革交  
錯道路不通子爲我無往也必不還令吾兄弟分別死別  
不亦痛乎喟然不應啼泣而別離須屬其主人曰子欲往  
慎爲我勿遣也去數日卒夜亡不知其處離須來還分布  
求之卒不得憂思不樂仰天而歎於是援琴而鼓之

又曰力拔山者項羽之所作也項王爲漢所圍於垓下諸  
侯兵悉到圍數重項王夜覺聞漢軍四面楚歌驚起仰天  
而歎曰漢得吾衆是何楚歌之多於是心悲援琴而鼓之

又曰禹上會稽者禹之所作也堯時洪水滔天百姓果居  
不安堯乃徵禹而使治之乃決江河上會稽山顧曰嗚呼

起字下抄  
本空格

乎字下抄  
空一格

洪水滔天下人悲愁上帝欲咨三過吾門不入父子道衰  
非欲伐功也傷君莫之也不欲煩下民嗟夫天非欲數煩下  
嗟也也不欲煩下民自是之後百姓降立黎庶又安彈琴以  
自嘆故曰禹上會稽

又曰箕子吟者箕子之所作也箕子紂之諸父也紂為無  
道殺比干醢梅百斯朝涉剗孕婦奢淫驕恣不修道德箕  
子不可諫乃披髮佯狂痛宗廟之丘墟喟然援琴而鼓之  
又曰文王思士者文王之所作也文王思得賢士與為治  
出田琴援耆而卜之卦得所獲非龍非麟非虎非熊乃帝王  
師也至渭之陽果遇呂尚與語大悅之曰吾先人太公有  
言當有聖人適周子其是邪遂載與之俱歸立以為師號

曰太公望文王悅喜而援琴而鼓之自叙思士之意故因  
文王思士

又曰武王伐紂者武王之所作也武王興師伐紂伯夷叔  
齊拔劍扣馬曰父死不葬而爭天下非孝也執贄而事之  
舉兵而伐之非義也武王以告太公望太公曰循大行者  
不顧細禮立大功者不恤後愆遂剋殷誅紂於牧野於是  
天下晏然萬民懽忻武王援琴而鼓之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七十八終

據宋板日抄本校計九葉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七十九

樂部十七

琴下 上空五

三禮圖曰琴第一絃為宮次為商次為角次為徵次為羽  
次為少宮次為少商

廣雅曰伏羲氏琴長七尺 上有五絃

孫登別傳曰孫登字公和汲郡人清靜無為好讀易彈琴  
頽然自得觀其風神若遊六合之外者當魏末居北山中  
石窟為宇編草自覆阮嗣宗見登被髮端坐岩下迢遙然  
鼓琴嗣宗自下趨進冀得與言嗣宗乃長嘯與琴音諧會  
登因嘯和之響動林壑

洞冥記曰帝栢夕望東邊有青雲俄見雙白鵝集於臺上  
倏忽變為二神女舞於樓下握鳳管之簫舞落霞之琴歌  
清吳春波之曲也

劉向別錄曰雅琴之意事皆出龍德諸琴雜事中趙氏者  
渤海趙室人也宣帝時元康神爵間丞相奏能鼓琴者渤  
海趙梁國龍德召入見温室使鼓琴時閑燕為散操多為  
之涕泣者也

樂武解題曰魏武帝宮人有盧女者故將軍陰淑之子也  
七歲入漢宮學鼓琴特鳴異善為新聲

阮籍樂論曰漢帝聞楚琴倚袞而悲慷慨長息曰善哉為  
聲皆此而足矣昔季流向風而鼓琴聽之者淚下

孤山傳曰穆丘公華山趙士漢武帝時禪公乃冠章其樂  
琴來迎

虛異志曰嵇中散神情高邁任心遊憩嘗行西南出去洛  
數十里有亭名華陽投宿夜了無人獨在亭中此亭由來  
殺人宿者多凶至一更中操琴先作諸弄而聞空中稱善  
聲中散撫琴而呼之曰君何以不來此人便去云身是古  
人幽沒於此數千年矣聞君彈琴音曲清和故來聽耳而  
就終殘毀不宜以接待君子向夜鬚鬚漸見以手持其頭  
遂與中散共論聲音其辭清辯謂中散君試過琴於是中  
散以琴授之既彈悉作衆曲亦不出常唯廣陵散絕倫中  
散纔從受之半夕悉得與中散誓不得教他人又不得言

其姓也

琴書曰昔者至人伏羲氏王天下也仰觀象於天俯察法於地遠取諸物近取諸身始畫八卦削桐為琴

又曰自堯相傳善琴者八十餘人有八十餘樣雖少有差大体相似皆長三尺六寸法著之數也上圓而斂象天也

下方相平法地十三徽配十二律餘一象閏也本五絃宮商角徵羽也加二絃文武也至後蔡邕又加二絃象九星

在人法九竅其樣有異傳於四代所象鳳首翹足尾南方朱雀為樂之主也五分其身以三為上以二為下三天兩

地之義也上廣下狹尊卑之象也中翹八寸象八風腰廣四寸象四時軫圓象陽轉而不窮也臨樂承露用棗唇用

梓未達先賢深意也

又曰琴高以琴養性初學於羅浮山後遊四海或轉禽高非也

又曰舜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之詩豈唯道在思親志兼憂民眷萬物故感之

又曰穎陽西北界李氏處女年十五六天寶八年二月遘疾七月不食薨飛冥亡而昇上景在雲霧中於女仙人蘆

藕苗間受琴清風弄等五十曲天寶十五年五月留守悲迫御史中丞蔣列驛騎上聞玄宗度為女道士賜琴三面

留內供奉琴德絃妙旁行不流所感無恒也又曰師涓紉之樂官也善鼓琴感四馬噓天仰秣或曰師

曠傳雖二疑卽是一

風俗通曰琴者樂之絃也君子所常御不離於身非若鍾鼓陳於宗廟列於簾懸也以其大小得中而聲音和大聲不誼譁而流漫小聲不湮滅而不聞適足以和人意氣感發善心也

琴書曰堯大德堯彈感天神降聽儼然言和之至也故堯制神人暢

瑞應圖曰師曠鼓琴通於神明而白鵠翔

竹林七賢傳曰嵇康臨死顧視曰影索琴彈之曰袁孝尼

嘗從吾學廣陵散吾無惜固不與廣陵散於是絕矣

司馬相如美人賦曰上客何國之公子所從來無乃遠乎

遂設旨酒進鳴琴撫琴為幽閑之曲

張茂樞響泉記曰余家世所寶琴書圖畫廣明之亂散失

蕩盡其中二琴一名響泉一名韻磬皆希代之寶也

宋玉賦曰臣嘗行僕飢馬疲正值主人門開主人翁出獨

有主人女在欲置臣堂上太高堂下太卑乃便為蘭房與

室止臣其中其中有鳴琴焉臣援琴而鼓之為秋竹積

雪之曲

吳均續齊諧記曰王彥伯會稽餘姚人也善鼓琴仕為東

宮扶侍赴告還都行至吳郵亭維舟中渚秉燭理琴見一

女子披幃而進二女從焉先施錦席於東床乃就坐女取

琴調之似琴而聲甚哀雅類今之登歌女子曰子識此否

彦伯曰所未曾聞文曰此曲所謂楚明光者也唯嵇叔夜能為此聲自此以外傳習數人而已彦伯欲還之女曰此非艷俗所宜唯岩栖谷隱可以自娛耳當更為子彈之幸復聽之乃鼓琴且歌七畢止於東榻遲明將別各深怨慕文取四端錦卧具繡臂囊一贈彦伯為別彦伯以大籠并玉琴以答之而去

說苑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我悲乎周曰臣烏能令足下悲哉所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先富而後貧不若身才高妙適遭暴亂不若處世隱絕不及四隣屈折擯賦無所告訴臣一為之徵操琴則涕零矣今足下千乘之君廣廈邃房下羅帷來清風聞象棋

本書及類聚引今下有若字

今本書及類聚引今下有若字

本書及類聚並作弋獵下有字

舞鄭妾麗色淫目流聲娛耳水遊則連舟舟載旗野遊則馳戈獵平原廣囿入則撞鍾擊鼓乎深宮之中雖有善琴者固未能使足下悲也然臣所為足下悲者一也千秋萬

本書及類聚引並有方字旗上有羽字此脫抄本而字行

並有血字亦作高抄本今字說

歲之後宗廟必不血食高堂既已壞曲池既已壅墳墓既已平嬰兒豎子採樵者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夫以孟嘗

聖本書及類聚說漸

類聚作泣焉承

君尊貴乃若是乎於是孟嘗君泣焉垂臉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拂羽角孟嘗君涕泣增哀下而就之曰聞先生鼓琴立若破國亡邑之人也

鄭緝之東陽記曰晉中朝時有王質者嘗入山伐木至石室見童子四人彈琴而歌質因留跌斧柯而聽之童子以一物與質狀棗移質取而含之便不復飢遂復少留亦謂

俄頃童子曰汝來已久何不速去質承而起所坐斧柯爛  
盡既歸計離家已數十年矣舊宅遷移室宇靡存遂號慟  
而絕

韓子書曰昔衛靈公之晉於濮水之上宿夜聞有鼓琴聲者  
悅之問左右盡不聞乃召師涓而告謂之曰有鼓新聲者  
子為我聽而寫之師涓靜坐撫琴寫之明日報曰臣得之  
矣公遂之晉晉平觴之虎祈之臺靈公召師涓令坐師曠  
之傍授琴鼓之未終師曠曰此師延之作紂為靡七之樂  
及武王伐紂延東走至於濮水而自投聞此聲者必於濮  
水之上先聞者其國削不可聽此平公曰此何聲也曰此  
所謂清商也公曰清商固宜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

抄本上風伯  
二字並行寫

清徵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  
君今主君德薄不足以聽之平公曰願試驗之師曠不得  
已援琴一奏之有玄鶴二八南方來集於即門之邑再奏  
之成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平公大悅提觴而起  
為師曠壽曰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  
清角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於西山之  
上駕象車六蛟龍畢方並館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洒  
道虎狼前在虫蛇伏地鳳凰覆上大合鬼神作為清角今  
主君德薄不足以聽之平公曰願試驗之師曠不得已而  
鼓之一奏之有雲從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  
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室晉

國大旱赤地

西京雜記曰趙后有寶琴曰鳳凰皆以金玉隱起為龍鳳

螭鸞古賢烈女之象亦為歸風送遠之操

淮南子曰孟春東宮御女青色采衣鼓琴瑟琴瑟木也

桓譚新論曰神農氏為琴七絃足以通萬物而考理亂也

又曰八音之中唯絲最密而琴為之首

應邵風俗通曰琴者樂之也與八音並行君臣之以相御

也

孔叢子曰孔子晝息於室而鼓琴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

子曰嚮予之音清微而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為幽沉之聲

幽則欲之所為發也沉則貪得之所為施也夫子何所感

抄本子闕  
空三格

一若斯乎吾從子入而問焉曾子曰諾二子入問孔子孔

子曰然而也吾有之嚮見狸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為音

汝二人者孰識諸曾子對以閔子夫子曰可以聽音矣

家語曰孔子遊於泰山見榮啓期行邠之野鹿裘帶索抱

琴而舞孔子問曰先生為樂何也對曰天生萬物唯人為

貴吾既為人一樂也男尊女卑吾既為男二樂也人生有

不見日月不月不免襁褓吾行年九十五歲矣三樂也貧

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處常得終又何憂乎孔子曰善

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志在泰山鍾

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如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

善哉乎鼓琴洋洋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擗琴絕絃終

身不復鼓琴以無為世無足以鼓琴也

列仙傳曰華山毛女獵即見常居岩彈琴

桓譚新論曰神農氏繼宓戲而王天下亦上觀法於天下取法於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削桐為琴繩絲為絃以通神明之德合天人之和焉

琴書曰師曠晉之樂官也上於琴能易寒暑召風雨為晉平公鼓之感玄鶴六下舞

西京雜記曰張安世十五為成帝侍中善鼓琴能為雙鳳

鸞離鸞之曲

世說顧彥先生好琴及喪家人常以琴置靈牀上張季鷹往哭顧不勝慟遂徑上床鼓琴作數曲而去

又曰會稽賀思令善彈琴常夜在月中坐臨風鳴絃忽有一人形貌甚偉著械有慘色在中庭稱善便與共語自云是稽中散謂賀云卿手下極快但放古法未備因授以廣陵散遂傳之於今不絕

大周正樂曰勝之逸人也常挾琴牧羊巨澤漢王知其賢將聘焉委以國政勝之曰王廢牧羊之任而委四海之務是錯亂天地顛倒人倫竟逃於隱山之中

又曰琴所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也君子所以常御不離於身非若鍾鼓陳於宗廟列於簾懸也以其大小得中而聲音和大聲不誼譁而流漫小聲不湮滅而不聞適足以和人意氣感發善心也

又曰魏巴六國時人也工琴好古因夏日俯於池亭鼓之感魚躍潛操而聽焉

又曰稽康字叔夜有邁俗之志為中散大夫或傳晉人非也常宿王伯通館忽有八人云吾有兄弟為樂人不勝羈旅今授君廣陵散甚妙今代莫測

又曰凡琴曲和樂而作命之曰暢七者言其道之美暢從不敢自安也憂愁而作命之曰操七者言困厄危迫猶不失其操也

又曰清角黃帝之琴神明鳴廉修况藍脅自鳴空中號鍾齊桓公琴繞梁莊王琴綠綺司馬相如琴焦尾蔡邕琴鳳凰皇趙飛鸞琴

又曰賀龜吳人也常彈琴感鬼神見舞數曲斯亦妙之至也

十二國史曰周師經仕魏文侯善鼓琴文侯耽之起舞經怒以琴撞文侯文侯怒使人曳下殿將殺之經曰乞申一言而死文侯曰何經曰臣撞桀紂之君不撞堯舜之主文侯曰寡人過矣乃捨之懸琴於壁以為戒

晉紀曰孫登字公和不知何許人散髮死地行吟樂天居白鹿蘇門二山彈一絃琴善嘯每感風雷稽康師事之三年不言

樂纂曰趙即利居士唐初天水人也以琴道見重海內帝王資貴靡不飲風舊錯謬十五餘弄皆削凡歸雅無一徵

六平御覽 卷第五百七十九  
玷不合於古述執法象及胡笳五弄譜兩卷弟子達者三人並當代翹楚貞觀十年終於曹壽七十六弟子宋孝臻公孫常數百年內將傳於馬氏常  
國史補曰張弘靜少時會名客觀鄭宥彈琴宥調二琴法至切各置一榻動宮則宮應動角則角應稍不切乃不應宥師董庭蘭尤善汎聲

又曰李汧公勉雅好琴常劒斷桐又取漆角為之多至數百張求者與之有絕代者一名響泉一名韻聲自寶於家京師又以樊氏路氏為第一路氏有房太尉石枕損之不理蜀氏斲琴嘗自品第一上者以玉次者以琴瑟又次以

金徽螺蚌

唐書樂志曰趙師字耶利天水人也在隋為知音至唐貞觀初獨步上京遷入琴苑疇之嵇氏累代居曹遂今曹郡琴者所修伍弄具列於曹妙傳濮州司馬氏琴道不墜於地也師云吳聲清宛若長江廣流綿徐逝有國士之風蜀聲躁急若擊浪奔雷亦一時俊決也  
世說曰晉戴顓字仲若父遠高尚不仕顓年十六遭變不忍傳父之琴與兄勃各造新弄勃五部顓十五部又制長弄一部並傳於世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七十九終

據宋板旧抄本校計八頁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八十八

樂部十八

笛

簾

管簾

管

簾笛

釋名曰笛滌滌然也

史記曰黃帝使伶倫伐竹於崑谿斬而作笛吹之作鳳鳴

風俗通曰笛漢武帝時工人丘仲所造也本出羌中笛滌

也所以滌邪穢納之雅正也長尺四寸七孔

樂書曰笛者滌也丘仲所作可以滌蕩邪氣出揚正聲是

故列和善吹裁十二之音應律荀勗樞問依三尺二調成

均剪雲夢之霜筠法龍吟之異韻三孔為簾文武執之邪

人吹也五孔為篳篥樂周師掌之六孔為笛卷人吹之七孔下調漢部用也今之七星古之長笛一定為調合鍾磬之均各有長短應律呂之度雅樂部內咸用之也

馬融自叙曰融性好音能鼓琴吹笛為督郵獨卧郿平陽鳩中有落客舍逆旅吹笛相和融去京師踰年聽聞甚悲而樂之逆慕蕭琴皆有頌而笛獨無乃作笛賦

晉書曰桓伊之字叔夏善音樂有蔡邕柯笛長吹之王徽之越京泊舟青溪側伊素不相識於岸上過徽之便使人謂之曰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伊時已貴顯素聞徽之名便下車踞胡床為作三調之弄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二

言

晉書向秀作思舊賦曰隣家有吹笛發聲寥亮追想疇昔遊晏之好

晉中興書曰帝舅王愷嘗置酒王遵王敦俱往女妓吹笛小失聲愷怒便令黃門歐殺之一座政容敦神絕自若

沈約宋書曰晉太始十年中書監荀勗中書令張華令郝生鼓琴宋同吹笛以為新引相和

唐書曰文宗時雲朝霞以善吹笛進上為新聲雅樂朝霞能承意變聲頗符上旨由是有寵

世說曰謝仁祖妾阿紀有國色善吹笛仁祖死阿紀誓死不嫁郝曇時為北中郎設權計遂得阿紀為妾阿紀終身

不與曇言

幽明記曰永嘉中泰山巢氏先為相縣令居在晉陵家  
婢採薪忽有一人有追尋隨婢還家不使人見見形者唯婢  
而已每與婢飲宴輒吹笛而歌歌曰閑夜寂以清長笛  
亮且鳴若欲知我者姓郭名長生

又曰代郡界有一亭常有怪不可詰止有諸生壯勇行歌  
正宿鬼吹五孔笛有一手都不能得攝笛請生不耐忽便  
謂汝止有一手那得遍笛我為汝吹來鬼云為我少指  
耶乃數十指指出諸生知其可擊授劍斫之得一老雄雞  
從者並雛雞

文士傳曰蔡邕告吳人曰吾昔常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  
脊東間第十六可為笛取用果有異聲

右歌辭曰長笛續用笛長願陛下保壽無極

傅子曰列和善吹笛吳姬之聲無以加也

西京雜記曰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府庫金玉珍寶不可  
稱言其尤驚異者玉笛長二尺三寸六孔銘曰昭華之瑄  
樂纂曰唐玄宗時樂人孫處秀善吹笛好作犯聲當時皆  
以為新異流美樂人皆效之其聲變態由增因有犯調即  
令之所尚也

又曰太和十年中書監荀勗中書令張華出御府銅竹律  
二十五俱命太樂郎劉秀等校試其三具與杜夔及左延  
年法律同其二十二具視其銘題尺寸是笛律也問協律  
中郎將列和辭昔魏明帝時令和末受笛聲以作此律欲

使學者別居一坊歌詠講習依此律調但識其尺寸之名則竹絲歌詠皆得均含歌聲濁者用長笛長律歌聲清者用短笛短律凡絃歌調張清濁之制不依笛尺寸名之則不可知也

又曰黃鍾笛晉時三尺八寸元嘉九年太樂令鍾宗之減為三尺七寸十四年治書令史奚縱又減五分為三尺六寸五分劉和之東箱長笛四尺二寸

又曰蕤賓箱笛晉時二尺九寸宗之減為二尺六寸縱又減二分為二尺五寸八分

又曰姑洗箱笛晉時三尺五寸宗之減為二尺九寸七分縱又減五分為二尺九寸二分

又曰司馬法軍中之樂鼓笛為上使聞之者壯勇而樂和細絲高竹不可用也慮悲感人士卒思歸之故也

又曰橫笛于箎也漢靈帝好胡笛有胡笛箎出於胡吹即此也梁胡歌云快馬不須鞭拗折楊柳枝下馬吹橫笛愁殺路傍兒此歌辭元出北國知橫笛是北國名今橫笛皆去義紫其有紫者謂之義紫笛

國史補曰李舟好事嘗得村舍煙竹截以為笛堅如鐵石以遺李舟吹笛天下第一月夜泛江與舟吹之察亮逸發俄有客立干岸呼船請載既至請笛而吹其聲精壯山石可裂牟平生未嘗見及入破呼吸盤辟應指粉碎客散不知所之舟者記疑其蛟龍也

抄本廢字下  
空一格

又曰季牟秋夜吹笛於瓜州舟楫甚隘初發調群動皆息  
及數奏微風颭然而至俄頃舟人賈客有怨嗟悲泣之聲

箎上空五

釋名曰箎帝也聲從孔出如嬰兒啼聲也

毛詩曰彼何人斯伯氏吹塤仲氏吹箎

周官曰巫師掌教吹箎

爾雅曰大箎謂之沂郭璞曰箎以竹為之長一尺四寸圍

之小者尺二捷為舍人曰大箎其聲悲涕銷然也詩云仲氏吹箎也

廣雅曰箎以竹為之長尺四寸有八孔前有一孔後有四

孔頭有一孔月令仲夏之月命樂師調箎

詩節南山云仲氏吹塤伯氏吹箎塤日塤竹日箎箎云伯仲論兄弟也我為汝息

如兄如弟其相應和如塤箎言俱為王臣宜相親愛之

史記曰伍子胥至於江上無以糊其口行蒲伏肉袒吹箎

乞食於吳市

東觀漢記曰明帝幸南陽舊宅召校官子弟作雅樂奏鹿

鳴上御塤箎和之以娛嘉賓

齊書曰世祖於南康郡作伎有絲無管空中聞有箎聲調

節相應

本曰蘇成公造箎吹孔有背如酸棗蘇成公平王時諸

候也

右史考曰古有箎尚矣蘇成公善箎而記者因以為作謬

也

又曰暴新公所造舊志曰一曰管史臣案非也雖不知暴  
新公何代人而非舜前久明矣舜時西王母獻管則是已  
有器新公安得造箎

洞冥記曰建元二年帝幸騰光臺以望四遠於臺上撞磬  
玉鍾懸離之磬吹霜條之箎唱來雲依日之曲

洛陽伽藍記曰後魏河間王琛有婢朝雲善吹箎能為團  
扇歌隴上聲珠為秦州刺史羗叛屢討不勝琛令朝雲假

為貧女吹箎而乞羗聞之皆流涕相謂曰何故捨墳井在  
山谷為寇耶即相尋而降秦民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

吹箎

管上五

蔡邕章句曰管者形長一尺圍寸有孔無底其器今亡

風俗通曰管漆竹長一尺六孔十二月之音象物貫地而

牙故謂之管

爾雅曰大管謂之簫其中謂之簞郭璞注曰

中辨泰之有底賈氏為之如箎大孔健為合人曰大管

者聲高故曰高者高也中者聲相密故曰管也

廣雅曰管象虎長尺圍寸有六孔無底

班固曰黃帝作律以玉為管長尺六孔為十二月音至舜

時西王母獻白玉管漢章十二年零陵營道舜祠下得笙

一白玉管則古者又以玉為管矣班氏用銅之言外然之

義未為得也未健所生太極之數起於一在子以三乘之

得三在丑以次至酉得一萬九千八百四十三篇黃鍾之  
母以為法周十二辰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黃鍾之  
子以為實七始法而一得則九寸則諸律也

大戴禮曰舜時西王母獻白玉琯說文管如篴六孔十二  
月之音物開地而牙故謂之管從行管聲琯者古者有五  
管焉

樂法圖曰次主陳律東律主黃鍾聖人承天樂用管律

管黃鍾九寸管也吹管者以知律管音調則律歷正

周禮春官少師曰小師掌教簫管鄭司農面篴如管六孔

而吹之又曰孤竹之管於圓丘奏之孫竹之管於方丘奏之陰竹

之管於宗廟奏之鄭玄云孤竹特生者也孫竹

簫 上空五

釋名曰簫躍也氣躍出也

爾雅曰大簫謂之產中者曰仲小者曰筠郭璞曰簫如篴

含人云仲其聲通仲也

禮記曰葦簫伊祔氏之樂也簫春分之音萬物振躍而出

也

周官笙師掌教吹樂鄭玄云知簫師教國子舞羽吹簫章掌幽簫

又曰簫師掌教國子秋冬吹簫簫歷代文舞之樂所執羽

簫

簫

毛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八十終

據宋板旧抄本校計六頁



